

WT 728 / 04 02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二輯
沈雲龍 主編

劉葆真太史文集

劉可毅著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印行

劉太史

集二卷

宣統庚戌刊

吾州盛時人材輩出前後七子輝映儒林荃孫成童之年則有吳
晉王管才叔周韜甫董子中等均以幹略文字馳譽一時聞其風
而慕焉迨寇亂入蜀與郡人相隔絕通籍回里首晤費紀懷再遇
屠靜三二君爲言二劉之學之才與前人相埒葆良捷于庚寅葆
真捷于壬辰然後始與二君相見時葆真入奉新許文肅幕文肅
與荃孫有舊每謁文肅必晤葆真意氣旣投金石同嗜過從益密
然荃孫年過五十宦境迤邐旣罹永感之戚復深衰落之悲雖有
談讌之樂絕無切磋之益惟欽葆真意氣磊落言辭爽朗以爲可
張吾軍者莫葆真若也甲午荃孫與掌院徐相不合投劾歸里息
影南中甲午之敗繼以戊戌譎張爲幻新舊互乘己亥荃孫在金
陵與蒯禮卿同辦高等學堂研究中外學術略有領悟未及半年
剛相勒停秋閒重至都門又與葆真相見則葆真正爲大學教門
荃孫以爲舊學宜保存新學宜增入當由舊學窺新學不宜舍舊
而圖新亦不能棄新而守舊與葆真論議相合孰意舊學以爲新

而新學又以爲替不以爲溝通而以爲首鼠側目者眾矣庚子拳匪潛萌徐桐獎爲忠義一力主持毒蝕噓生不可收拾都城陷沒兩宮西幸而君亦罹其禍嗚呼慘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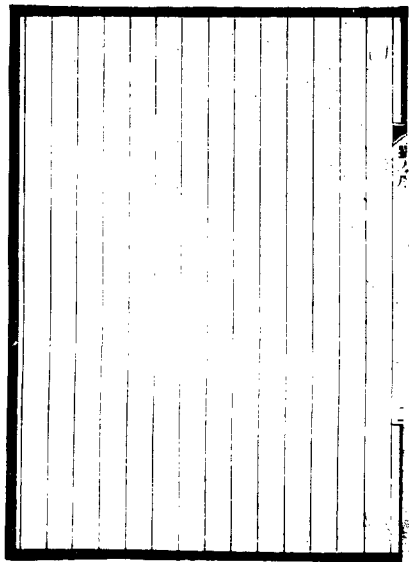
回鑾以後奉

旨議卹邸舍長物蕩爲灰燼舊囊笱束亦不可問倖良傷君之亡骸骨不返撥拾蓮幕代言之筆瑣院應試之文得數十篇釐爲二卷謀鈔諸板藉以傳君嗚呼此何足以傳君哉然李崔文人多存代言之作王黃賦手世傳限韻之篇只論工拙何分人已況如記毘陵驛馬書左文襄書札後諸篇其跡弛不羈之氣溢露於言語之表君之得名以此君之受禍亦以此矣天未悔禍來日大難卽今後死之人亦未知能乞枕席以死否如君得議卹於

本朝猶爲不幸中之幸況乎人心愈靡學術愈下在下幾同狂易之病在上絕無挽救之方而與君同時得名之人死者死者老後來之秀並無繼起不特我郡天下皆然孔子之道將遂以熄九

原有知恐不知若何憤懣與我輩興學求新之意何其相背至此殊可痛也卽以序君集並以質之葆良宣統庚戌夏五月望江陰

繆荃孫序



劉葆真太史遺藁卷上

健鮑昭舞鶴賦

瑞麥頌

與顧子鵬書

與黃仲弢書

與陳郢聲書

與屠敬山書

畱陳孝咸書

與鄧蘇庵書

畱從弟葆良書

畱方鞠裳書

畱左子異書

書楊仲琳規圖記後

畱陳伯嚴書

代許本新

代許本新

代許本新

代許本新

富易笏山書

代許奉新

富孫海岑書

代許奉新

富王可莊書

代許奉新

再富孫海岑書

代許奉新

富俞蔭甫書

代許奉新

富吳驥雲書

代許奉新

裕園圖題詩序

東園秋眺圖詩序

送怡養源歸涇陽序

放生月會改振鄭州決口藩民序

王少伯大學中庸講語記略序

代許奉新

李葆齋詩集序

代許奉新

龍松琴十三經地名韻編今釋序

代許奉新

李文石得湯文正公隨筆記

上元欽天山北極閣記

經上元明故宮記

遊半山寺記

優鮑昭舞鶴賦

昔鮑明遠姿質壤異雅負華間澹於仕進而孝建大明之末如何讓之輩亦復棲神元遠然巧爲被飾陽潛陰踔以糜軒蓋故健鶴於君子之德而疾其善舞太自矜炫以微諷之仍歸其愆於守馴千齡結悲萬里以明不舞之鶴無所容悅於世因奇所及音聲爲銷然則侍中之鶴耗工於事羊叔子而絀於應客獨非善寶羽翮不妄璀璨而爲德之貞者乎鶴以舞柔人以不舞佐其德亦何取乎偏反者爲也敢申昔賢未竟之怕而略變其構

開府羊公營峴多暇端居息禽不惟吾玩以怡其心羨堯年之仙語聞起泉之散音翔崑崙而初迴豈網羅之能以棲襄陽之奇異

悅芳翳而滋多平明剪其晨煙夕圃榮其落華吮長引而不驚羽
漸敢以何媵惟馴機之親人益遊情乎層霞風盪木末月窺員池
流景漸促幽崖永羈俄緱山之已迴羌浴溪而胡卑志局神奮暗
聳距離今夕何夕長年復年三星在戶孤雲麗天響厲驚沙俯咽
流泉躑躅纍無東噉隱山荒燎夜哲霜野曉廓勁翻纖展徐振欲
落忽怒颯之稜稜絕黃塵之漠漠翅玄轉蒼頂丹逾灼驟驚雷同
遑霄高閣拏舒鸞騰扶搖鯉躍歛舉旋回頽林若摧側跳丸迅矯
起劍飛遼絃無垠中節猶依不遑而附如環仍歸翹歧駭顧虞淵
恐暮映翹天倘聳脰雲路洩洩若罷跋躑遲步停規抑情縱鼠任
趣白霓掣日紫電閃形急奏繁拍引喙翕聲向背伊宛輕剽益橫
不見日杲但集霰密劈風有毛出霧無質驚鴻游龍霍釋宰悉效
情既勸豪志何之忽垂雲之離縱傍潭阜而依持殊矜顧而自喜
忽徊徨以有思令其對客則紆軫跋進蒙茸含恥攀趾不揚當筵
卽止甯華亭之相殘非乘軒之可擬不取媚於礪繳或小隱於塵

市羊公無以應客客烏知禽之志在萬里

瑞麥頌

丙戌四月上元江甯民獻麥穗兩歧總督曾宮保師寇而不奏
蓋鑿於合肥相國直隸瑞麥之請爲邊潤民給事所糾也穀時
適寓瞻園司奉新方伯記室因維中外時局之急晏安之不可
久恃明盛之難保休應之非福依類託寓以爲之頌

峨峨吳都撫江狂燦番番湘鄉爲犁其巢庸罵賜履表於南郊禱
瀛所瞻躋矣勳高歲陰居亥秉節四紀野謚城虛序濡恩彌政刑
迓和天人協祉時顯沆碭甘露湛泥縟華含含石城之坳嘉穎豐
尊青溪之陰雉隴旭唯鱗原雲蒸聿敲柯穰奄集鋒符縛爲噴郁
鎌畷橫擠比鬱崇墉填剛闕野中有子辰雙穗其下珠纒駢懸粟
實並柱昔聞武威嶺石化甦太和仁聲茁英九垓又聞漁洋麥秀
兩歧誘納馴化令聞永垂小民惻惻儕走以告元老靈靈謂靜毋
躁興必慮微安不忘剗方今晏警而實縣倒切弊外耽農衡內

決河殫崗伏戎媮息朝驚武功民無恥色胡云休徵無爲地職側
聞嘉謨允哉王臣堅冰履霜厝火積薪勿以豐樂遂矜符珍穀賤
妨農故告倉人

與顧子鵬書

夙聞太夷屢揚清望相距過寫未遂積悃昨始乘齊借經薛廬音
容筆揆未傾肺腑而禫粹之旨略已神折惜屬溼復作歸塗潦橫
厥懼中墜然當潭氣上屋蓋山諸峰挾雨入樹輕颿一過薄寒中
人樓樓衿衣彌欲自雄而亦復氣鬱假續之德浹於溫昇惟湘陰
祠址伊邇初欲觀太夷書額徂山始深不意仍左乖合之跡一賊
一怡我勞如何

與黃仲弢書

春明權棕夙荷愛迪惟言笑糅起問學之涯略未請益媿悔何及
會典紛囑從者綜次其目當白可觀而僞言實絲東觀圖練又半
歸割散臨淵求魚忽壞其豎何殊綠木公冢之事自昔已然嘉興

子培深博無浚行又長者以將上當之如行炎歎中納之叢篠耳
最佞僕疾惜又去之癘風元譚良用席繫韜夫抑抑女孳之疾儼
未沈頓胥庵卓有門戶其錚錚可佩其復不可及其藹如也尤可
親竊暱之深比聞攻雲谷者多然當番處之扶而翼焉爲湯益陽
激之使走則張豐潤天旣大其資魄假之精力子以角距擯之以
聞見夫豈其然虛此生而已狂瀾將起殆不可遏挫之非歟資之
談也將順其美或冀有成葆良已出都叔頌當踵之蕭蕭秋風行
役實難恐無煦意開封大郡君子所託僕至已一月有塵汗大耳
故國之變灌城爲墟於焉文物衰歇卽河北諸石求之市氓無一
模之者他產可知營營之樊澤雉百飲神何能王聊用相聞耳
與陶部聲書

鄂鋒足下故聞夕闕離更已呖孤燈因幽逕投西城綠籜草枯時
驚怪鷓鴣越城磔騰偶觸火吠紆步忽止笛來一聲水質而南松勁
如漆馬費合選塵高迥腥蝸廬駢坐茨乾欲墜行不百武市喧未

類崇闔塞雲雄闊燭景度闕入語猶明酒樓踞沙潮滿幸恬榜婦
舟小於屋蜷影輒臥夢沈欲飛如詹故人午曬灼舸睽視已迴驅
鼓風翻倏踰臨口岸樹自轉枝皆東趨渚塔斜出鐸送西嚮晡光
半塗丹陽之垌野縟緞氣軍抱郭淺水膠帶潮紫塞橋易舟而
輿戒徂晨發霜情浮野皚皚淨敷旭華隱林離離出霧荒豨乍展
聲駢若雷峻坂迅上體纖似葉聚落漸小沈霾忽垂野馬蔽虧雜
沙撲眉飢鷹啾噓側翅攫頂土阜墮落皆作髮色槁楊衰蠹惟號
嚴颺長駮馬陵怒雨歛至淋裘卽溼碎如錢大棄蓋而馳步望垣
短狂蹴平戶礙肩始注噴咎殷塵湫隅亦闕大麓之迷何止七聖
峭谷之避尚多二陵焦牆半敲中實以土下則編草結芻其上偶
一帳側悉窄欲頽烏豚半椽祇闌破石穢味大益甚以夕炊逆旅
性猛復雨益復一糲之飽百呼始至時聞瀟瀟樛隙如晦去家百
里行路已難夜不成寐言之愴懷嚴森四更伏枕都盪凌曙挺軍
塗皆薄冰初噉嶂山半嶺益楮織雲浮空十丈漸微窮麓之陰卽

薄鎮江環堞稍市始通胡市杰閣翔紺半俯崇巖員樓堊膏高
煙表鐵縱陽馬排入江風之廊幢拖金蛇彩幻梵雨之闌卵石平
路流塵不飛枯柳梢隄激瀉自厲彝服短製脇挺中立圓睛不黃
乃亦聳冠髮卷欲垂若獸待搏光光越產而役殊俗恥維失張斯
殆其一大秦胡種度我藩園采入堂奧恣其隱吞利源之涸日爲
所刻力不能措寢戈伺之反附之牙蚩蚩者流謂天泰憮而監育
此浮江西上適後華艦壞舶屹波因以爲屋瀕洞中夜惟懸腥潮
兩三北濠或射漁火滛艦續至晝已三宿薄暝煙台泓流中勺腹
管駕高尖似鬼泣泄氣以竅遠爲是音機旋輪飛如海鷲觀東紆
蓋聞紆警忽作適駢壞船截然不前附梯鱗移以踵相錯地非建
章儼陟千門耀逾迷樓何止十二爛爛影電珠景爛則裔裔聯榻
眾聲蘇囉蹀躞而前子峙疏樓復直鐘磬鼓括欬逝破浪拉獵空
搖若崩長空昏冥星激似矢山脈南絕已丁下闕楚音小舟招叩
孤涉月黑江曠勝野一柔風淺屯嚴柝響互明曉雁斷淚猶搖寒

灘之蘆游魚跳波忽揚輕舸之夢傳郭日晶入居瞻園承塵流燿
敗櫳歛紙怪石露洞簾糾霧而不青琬池彫陰葉浮水而轉黑白
夏徂冬儻已六月流景之忽追維愀然昕宵一藥進退維旅間出
酬對動致白眼強作嗚噓良乖素枕李蔡爲人僕本下中孟嘗多
才客何能好蚊蠶營日不越階序攀翺翔海尚味見幾寒燠舛時
惟衛道自適索書者夥閉戶拒之互簡敬山略啓鄙意開卽報我
勿闕起音

與屠敬山書

敬山足下怒焱乍厲忽復含煦陽祲越潛毋乃非時北城之陰帶
河之旁紆體枕經頤情撫華誰迫之羣而益於晉幸自嗇蓄無過
勤勤行念中夏鄂刀東旋毅亦以小祥歸奉先祀歛聚里門若戚
若愉屯遑餘生卽勉自繩排而紆軫行作偶接朋舊湖人之笑良
非權中富弱歲曉曉作句讀師皋牢終晝視聽爲費堞煙炊暝闌
鐙燼夕卽縱絹絕鷺挾錢十百謀一二同志啖蔥呂肆傾醪黃墳

雖湫塵礙眉滂席駢肩而豪情生春狂譚落花積鼻之種時與相
觸蜷息之慮不以爲隘脫幘傲走市叩已闌霜枝沁尖縮腕不溫
月郭展朗棲禽時撲街柝四歇林篝一燐徊徨羊歧詭辨蠢迂跳
良晏公之渡序季子之碑蹀躞半山之亭俛仰百花之樓雄襟
轉清懷古叢憤陵緬無礫流連景光司晨乍號明星欲墜倒地之
影摩肱忽散十步之闌餘響猶禽情素若彼曾不數年風激雲流
遽刺肝肺開一絲軌此離之感死喪之戚弔慰交仍朝暾相過未
見故轍夜氣沈滯結侶殆稀魂思潛通形跡外闕偶趨安道忽復
同舟苦無子魚恍似割席向轉今昔盛衰乘之後此之恤能無愴
愴大哉蝶好旋積陰羣飛負版致重緣陀百蹶微蝨蠶進鏡且不
已吾曹漸之怒何勝言然華髮未頽眞氣日深離合中裂百杼亦
煖螭鱗既創一垂不飛忽忽逾壯年精慮沮消條慙喘庸自矧
其不可也足下止汎涼海南蹴庾嶠西南跣夜郎浮沔東還蕲澤
萌生人情沈阻能周紆險之智不失雅俗之倫猶結茅謝實不與

人通翦韭選夕冀免物件僕則拘墨妨素限局疑遠瑟非常調舟
未習馳揖讓未終親若附腑庭直相規動處失歡引望故園回廊
閉轍行自唾笑矧屬旁觀負郭數椽小有泉石晨曦夕煙偃游其
中孟輩之樂當儕左右附詢起居未殫拳拳

畚陳孝威書

孝威足下歲月易得西城之陰舊遊惘惘而從者踔厲天末因風
鷺翻丕展令謨殺遊翰誦偷息隘巷家無儋石之蓄小祥甫輟奉
瑞安師愆奔走奉新之石雲泥既隔山川復阻猥荷不棄眷及非
才一再渡江蹙然雅音甯敢空谷固閉自外君子之列然沈沈故
第雖涉之鄉人尚以夥顧相愕凡闕者中闕主人偃仰於室客趨
趨於堂下同負此詬而官民不通之弊以此隅反或亦得之然非
惠子言誠然如漆園之寐也伏維楸道釋入麻間遐宣執法不阿
表大漢從事之強持平用中爲秋官掌邦之典規審極邃嘉祥允
臻毅少無知能壯益頽爾目匠井堦之細耳熒巴里之俗秦越近

聞已若懸膽中外大勢何能究心豈如吾孝威遠蹠入荒濘照萬
龔閭闔之上諷議皆大幽燕之助神氣彌激者乎時方多虞倭倚
我於東藩俄則絡西北而置學偏東待我之鋌險以入英自西南
海泳及廣州之涖其陸則由印緬而深入臧腹近并欲穿我巴歸
之險試行商輪法但角於龍太開臨而亦得寸則寸滇星復實炎
微益盪當事尤經營鐵軌力籌富強論遠餉徵兵莫此爲利而害
之所中方且十百蟻集於睫見不滿黍龜果之腹豈能及河洋洋
樞謀蓬筦下士烏庸妄測聊如虻蚋之撼耳元氣隱耗縉紳之士
耒耜之亞旅故張其衣食而中實贏敗無百日儲豈惟執事長安
之居氣短而困傳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又曰有財此有用今所
以用者日靡而財之原日尙入方承平而各若有岌岌不終日之
心久安長治其福安在炎歊鑠肌微雨偶過輒爾舍此勉助光彩
不盡所懷

與鄭蘇庵書

胡風加厲滬瀕之行毋乃爲勞上元王木齋以足下書勞卷申連
翻隨雲忽復翔起雖子玉組義明遠匠構未竟厥愔介毅夙暉仰
句餘藩將云藻績其室卽代移標卷二頭區區之忱亮在宥察故
宮慘慄前遊若夢然永巷頽址方二百年有贏乃儲軍資陰陽代
萌消息互異昔賢扁爲祕論裒雲辭始一張之可惜凡理流景
徂邁將歸武進聊云卒歲鴻濛雲將良覲匪遙

禽從弟葆良書

頃寄示南北洋聯界圖三紙當係武昌書局所刻指爲舛漏太甚
良然其北洋聯界圖則不如何願船朔方備乘圖之嚴而南洋則
於圖臺灣不如姚石甫東槎紀略之詳圖瓊州不如廣東全省圖
之細密圖越南則井不如徐曉山越南圖說之近似大抵東北洋
諸島及臺瓊圖取上海機器局圖割模之更約略其形而越南則
專取申報館所刊圖謬爲連綴者癸未冬申報館始有越南圖其
時滇邊唐鶴笙劉永福駐屯之山西宣光兩省迭陷而桂邊黃桂

蘭趙沃陳朝綱黨敏宣韋和禮分守之三江口瑯球北甯猶完善
申報館之訪事者得由桂邊安抵越南草草鉤圖歸冀以普世牟
利其圖中有朗松一名狼友者卽諒山二字之轉音而是圖列諒
山復列朗松狼友一誤也鎮南關而西外二十里爲文淵州更六
十里爲諒山省驅驢墟隔諒山城河北王闖青築堅屯於此以護
歸路今圖中鎮南關作面南諒山省更在關之南併文淵州無之
驢驢墟亦不載二誤也由諒山中路出谷松觀音橋長慶府今名
拉木諒江府今名瑯球部明志市橋江乾而至北甯凡二百九十
里今圖中北甯諒山相距約二百里而併不列長慶諒江二府與
谷松觀音橋我軍力扼之險三誤也北甯當河內省來路東南六
十餘里爲芹驛關瀨六頭江上爲三江口潮流而上十餘里左河
入月德口經扶朗扶良等社再三十里爲瑯球江在北甯城之東
北距城七八里法副將尼格里亞由河內破北甯卽准此水道守
將黨敏宣先潰韋和禮傷重戰歿班班可考者而圖中北甯水道

相距太遠明史地志稱安越縣市橋江爲三道入越總匯之路其下流卽今右天德江右月德江合瑄球江爲三江口者最於北甯形勢切緊而圖毫不之載四誤也由北甯陸路西南行三十里爲慈山府更前渡富良江爲河內省矣河內四面阻水其南有湖卽漢馬新息所謂浪泊西里開今圖河內省反在諒山之西南北甯之東南而其南亦不圖湖五誤也由諒山西路山徑抵鬼門關有馬希範銅箭銅柱地形極險廣督奏報作貴門關可取會長慶府路而圖并此險亦缺之六誤也由歸順州出牧馬羌葑茄波可直指越太原省而圖中太原省忽開以朗松狼及反去牧馬羌葑茄波諸府鎮七誤也由俄漕隘二十里至胡潤司更前取僻路向佈達安賴大嶺翻嶺脊下卽越南之高平省其正路則由鎮安廳出而圖皆不之核致高平省去鎮安廳遂有三百里之多八誤也高平省南太原省西有一大湖湖中有上下馬鞍二山湖西有周過河而圖全無之九誤也由雲南蒙自蓮花灘順流抵越南兆江北

有保勝劉永福曾設關其地徵稅贖軍有臨洮府岑彥帥曾敗法人於此洮江而南有昭晉州文盤州更南有扶安州從無老開新開名者申報動指老開爲劉永福巢窟蓋實保勝之譌然居宣光省之南非緊接滇邊接滇邊者爲老揭非老開而劉永福又無由設屯於此十誤也劉軍前控山西省偏河內而軍癸未冬唐鶴笙接撫彖進關山西無統帥陷法劉軍退屯宣光治始從無有彖名者而申報屢言劉軍設險桑臺後又更彖爲宣泰蓋卽劉軍築礮臺於宣光之林路徑其先劉因受越山宣提督之職故經營不出此兩省也宣光地通江汪梅翁水經注葉榆榔水下流圖作宣光江今亦名三歧江甲申十二月彥帥督劉軍圍攻宣光功垂成法將柏里亞救至圍解乙酉春振軍苦搏迭勝卽三歧耳而圖不列宣光本音又不載三歧轉音但訛爲桑臺十一誤也三歧江之南恩境崖州校山州山羅州校陀州木安州更至不拔縣而爲山西省我軍前敵曾駐此者而圖無山西名十二誤也興化首卽

古多邦城居三歧江之北洮江之南而圖并不知何者爲興化何者爲三歧洮江十三誤也越南北圻與滇桂聯界之諒山高平宜光太原四省多山險與中圻相錯之山西興化河內北甯廣安南定六省多水阻而宜光省之林路徑尤爲河內北甯太原山西興化五省之交衢其安越縣之月德江卽市橋江下流尤爲滇桂出師越南水道之總匯而圖皆一無體會十四誤也毅所閱越南道里之籍有明史地志越南志略徐曉山輯略盛慶緘越南圖說圖則景垣樓越南圖黃弁亭銘軍圖徐曉山越南圖盛慶緘越南圖申報館越南圖最後則余徵甫電綫總辦勘履越南北圻總圖里至方綫水瀕山險邪徑曲塗無不備載廣督張香濤保關復諒疏移駐提督添設鎮道疏其規畫形勢皆據以爲藍本而按之桂撫潘琴軒查明北甯失守情形疏王閔青布政馳堵諒山上左文襄書無不吻合者惜乎此圖已呈合肥相國而毅先時甯閱幾二十日未經稍一摸之也大抵由廣東欽州天涯驛踰十萬大山西南

行爲越南廣安省更南爲南定省此廣東與越南聯界之區也由廣西龍州正路出百九一里爲越南諒山省由鎮安廳出爲越南高平省由歸順州出爲越南太原省沿邊縣互二千餘里隘所一百零九處分卡六十六處新設太平歸順道統轄之提督將十八營練兵分防之此廣西與越南聯界之區也雲南則添臨沅開化兩鎮戰兵當前敵而由臨沅趨宣光省皆山路瘴癘叢雜不能行故乙酉霆軍以出馬別關運糧難卽改道取廣西歸順州出牧馬夾攻太原而不出臨沅由馬別關循洮江南下首則瀕洮江東西之十州次則宣光省稍東矣此雲南與越南聯界之區也今我朝版圖四圍皆與他國接壤日本伺我於東俄羅斯則市我東北西三面背擊拊之英人垂涎於藏邊至緬甸爲所併而又與雲南騰越廳接固不獨法嚙越南之與我滇粵聯界也爲廷遠計者莫如東北則咨取日本使臣圖北洋兵艦巡駛圖朝鮮防軍圖奉吉黑三省邊防圖黑龍江勘界圖東西蒙古六盟圖游牧圖山西日

外疆金防墾圖西則咨取伊犁喀什噶爾南北回疆新設行省詳圖西南則咨取前後藏沿邊圖滇桂戰守越南詳圖滇桂動界圖東南則咨取瓊州剿黎圖臺灣拒法撫生番圖各於其督撫使臣及各督辦防剿駐墾大臣處務求里至精確水陸標晰徑曲詳密合成四至聯界全圖兼求深明算學者懸綫開方則此圖出而凡讀書有識畱心時事者或亦得所觀覽惜乎當局力能咨取成之者不以毅言爲好事卽以爲讀書之人宜專講時文分心他事無益否則以爲邊疆險要不宜宣徼中外而任此等南北洋聯界與圖流毒海內鋼蔽人之耳目以先入者爲主後有糾其失者反以爲非此固大不可者也

俞方綱裳書

代許奉新

辱四月朔日書方躒踐河上無以爲報頗自憇河事稍定始往復足下之旨不以振禱爲無似欲內諸靳裘先河臣之列勉其所可至而革其橫流以今之時雖靳裘賢者起不爲功況於振禱者哉

然足下卹之深而勸之厚似不可以不畜河之行平陸也其始混
混焉耳有隄者防者繫束者河乃躍乃溢而益加其所謂隄者防
者隘其繫束者若隄若防若繫束趨事之徒日乃汶汶於下計功
在上者位益遠見亦益督如此河烏有治者哉今誠去其贅矣而
以爲河之遂混混焉趨於平陸未有若斯其易從者也是仍無以
畜足下之望而此諸靳裘之列也夫布帛菽粟於道不廢也江湖
至樂也治河不能將從足下求所謂至質者於布帛菽粟開而以
江湖終顧文云乎哉其幸能治則報國之志纒纒而相屬益不能
從事於文又冀足下之獨爲斯文昌之也足下書初至不待相見
其古於文相信已熟况再辱書耶抑吾聞桐城多才其士皆魁閎
寬通徐徐然伏於岷巖于子然不苟進抑抑而自返然則士之傑
莫如桐城而足下尤桐城之士之傑者也霜始降河事未已下果
往濟甯聊一言之振禱再拜

雷左子異書

代許奉新

文襄侯建祠江甯士庶愛戴所歸昔年賊布亦門長圍三路殫突
非侯以六千君子援桴環甲風掃雲擊破李世賢十萬眾於樂平
則嶺防餉路已窒文正師恐罹重險說者謂平江甯之役侯功實
開其始至沅圃師薄雨花臺後非侯從衛嚴轉戰入浙掣賊四援
之執堅城當不能合圍則侯固大有造於江甯也洎督兩江詭思
在民族常在國專祠爲中朝特典奉祀有不敵人心泰山本高
遑取細壤之益滄波旣深豈由涓流之歸振禱何人而能攷力惟
冀縣樂復奏抗塵出山光昭令謨續武絕業瑗慶絲竹猶閩東山
之響思遠桑柘益展成都之陰慰秣陵喁慕之誠尋桐鄉俎豆之
蹟明德有後莫此爲極

書楊仲琳規園圖記後

代許奉新

仲琳觀察旣命唐君光照圖規園復自爲之記曰規者懸斯園而
待時之成者也大瀛海之芒蔥羣生攸攸茵蒸其內日於耳目乎
葵惑慙誠不勝饜必吾聞吾見一一有所據而後已否則以爲拂

吾然則造物者何能一一斲合吾心之所至況區區娛耳目之細
又萬不必應時而集者也今夫朝廷有大營建將窮天下物力
以成廟寢鉅制煜煜煌煌威示遠人司農授方虞衡度程大郡各
賦材荆揚取竹箭栝柏青徐貢漆桌梁采鏐鐵離朱設繩墨般佻
僕而運斧雲集響應宜若可旦夕葢役然時乎未至則山澤愛寶
而竹箭栝柏漆桌鏐鐵之產或空灌朽窳下中尺度地愛人而離
朱般垂之明聰亦細且遲至十年或百年材與人始更一出則夫
吾民娛耳目之細者安往而可不待時乎哉仲琳之名規園正有
所待也雖然可規以待時之至者獨一園也歟哉

富陳伯嚴書

代許奉荅

自位吳會疚心滋多以夙負虛譽吏治民瘼未敢思置乃僚屬鑽
刺無復風誼閭閻煎酷難振糠粃投書滿楹皆呢寒蟬閉磨研市
同涸文貝糾督所及嚴一弛百嘘沫之餘潤此映彼尚復有昔日
都邑之盛開闢噴運海山饒積如故父老所云耆哉道希縱橫格

士秀舉皆負才望而奔走衣食庸代惋傷廣廈萬間往復今昔殊有同慨曩嘗謂尊公風骨峻邁幹略闕裕海內多事必不容東山絲竹衍游林泉今果詔赴廣東旣釣之鄉瑋寶之所集羈吏之所倚畀重以朝廷嚮用之殷其云敷功當未可量振禕爲故人慰兼爲足下勸庶益策絕學光續令謨

禽易笏山書

代許奉新

爾樓詩詞鈔實兼工部忠讜稼軒孤憤投袂惋擊庭除爲秋極目荒原身世何在不爾風人感人之擊且厚也方今政府規畫益務闕遠置吏又不屑屑事稽覈日以寬大爲得體於是財用汜濫於上本富末富嗇於下民窮則廉恥喪盜賊起而君父之義晦時事益棘臣工益宜勉求報稱奈何曼衍窮年汪洋詩酒開求自韜覆哉昔年漂血夔渝膊尸衰沔巴夔阻域滇黔重徵軍麾所指稜威遠播何其壯也今絕流河汾躡屐岷蜀一不當意將理亂不聞民生不顧又何慙也邊警隱伏方殷未艾而湖湘舊時諸君子零落

殆盡他日以宿望奉上國旗鼓從事島腥橫覽九州誰與易堯卽
今之器識沈閱風槩卓犖能砥柱頽流者歸然靈光亦詎庸輕棄
望實栖息巖谷誠知吳壤窄隘未足展布什一之才然爲不可屈
以待其伸則國家吏民徐受斯福振禱且不揣驚鈍謂幸從賢者
後前者唱于繼者和喁不虞孰事先以示異也若貪利祿固榮寵
知進而不知退負先文正師之教督則振禱亦不出此也願益勸
精力共壽宏濟幸甚幸甚

富孫海峯書

代許本所

開封中州首望縮轂政選四方過轍於焉觀政而風氣近樸居積
尚厚伊勤政以力愛民以誠事上以恭率屬以謹當不用清問益
闕遠謨昔時廬陵眉山皆以知尹繫士民謳思近年管邈東亦稱
循守博稽往藉樹建名業多在林成蓋金石之質經年益固苴桂
之性到老逾辣胡獨專美讓之前賢宜急振華輶星言入洛以慰
民望

簡王可莊書

代許奉新

司衡扇溫專物桐豫緬論道德當益雍容奉揚承明模架多士
抱爲勞令聞滋麻敬軒明經篤雅有節秀溫可親明德之遺故人
之後揆諸食報不爽在天擬代息轍海門默窺意信似畏波濤險
阻因改籌書局之役然專政在上祿微人繁徐冀得當卽以相報
昔與廣莠分雖友朋誼感金石切礪之益愛佩未忘今敬軒患來
快觀英髦益慨朋舊有不竭忱勉副綺望惟江藩瘠薄迥逾他省
移符五月吏治不加修稅人不加贏拳拳五中紆軫無策愧告知
已

再會孫海亭書

代許奉新

再奉書知已安抵懷甯江城依然猶識華表山靈相揖如逢故人
顧念有生此樂何極昔買臣抵會借里風采都赫震耀耳目今執
事光光名字歷典吳郡大吏計最數上天子偉厥職量遂中州便
道段旋其傾想威儀莫通營紘者亦旣冠寫錯坐輜幘里閭而又

親朋拾樵父老話舊何俚遊釣流連景光躡獨秀之峰雲沾裳而
不飛登四望之樓月窺牖而忘落幾欲息轍幽岫炳燭華屋則是
與皖都士大夫斲聚首之樂而負河洛間吾民望之深也伏惟邱
壘無驚松楸不剪珂鄉晨謝華輶書發入洛之始羣見葉井下車
之初人懷希文標新政於汴荆流英聲於史會振聲他日吾聞風
致慕望雲空懷而昔年樸遼豫中政治疏拙莫得左右彌縫闕失
又念過江以後因時俛仰似不足當瞻注再三前書所懷略復引
緒勸駕之殷當蒙亮鑒

奮俞悽甫書

代許奉新

展誦教言猥荷獎借至不敢當北海天逸之樽高密講經之室別
才林月庸紅寸衷恭緬殷述周閔仗履嘉勝金閨門畔其震李野
之入滄浪亭下翠懷舜欽之居吳中倚寓昔賢道德文章焜耀今
古以吾先生衡之奚止方駕振禱過江承乏星又一終行能不修
吏治無聞慚對士庶屬望之殷重以黃流齊淮下河卑窪恐遭波

藝補救無策適奉童倅治河議卓識通論一擴愚忱昔年全黃北
趨上自蘭儀下至安東千里淤沙無復河槽揚埃蔽天深欲沒踝
頽陂削霧下惟編茅瀆洞之流已爲陵岸規復古道當多隔閡童
倅身經周勘抒之爲文高下里方夙所究心措革糝麻各當厥用
籌河之策殆覘其略固知元禮雅鑑本翹龍門梁公藥龍必無馬
勃也湖雲暈丹隄草放綠小園弱柳低可礙路茂陵春雨家惟著
書益葆令光幸自衛道

齋吳驥雲書代許奉新

流晷駸邁百日之闕已紆寸忱比奉旣書益感摯愛自念頽莫學
殖本薄勲業無就封圻重選樗朽所難恐辜厚望執事奇氣橫鶩
雄姿遐矚湖海之士豪同元龍章表之才富擬孔璋方當振翼九
旒舒嘯六合東覆岱嶽西躡崑崙乃縛身塵纓潔志樽網影影銳
治屈以削霧越趙洪鐘用之嘈響抱關惡宜良用愴懷陳李嘉承
清睠所甄豈有俗吏惟仕途壅闕抽摧無自況專政在上拘繫之

態久在澄懷

裕園圖題詩序

負高郵止郭曲巷不百步叢蝶忽亞黃塵不飛瘦蝶有情避人入
垣老樹脫葉半出牆外裕園也蜀桑百本襄橋千絡繹襲風軌嘯
吟刺壑搏擲出世網旗幟曼芳節不有哲人遺跡奚存今鷺門夏
先生也庚寅春始艤舸三阿河督許公流連舊權觴詠淡暑予時
獨眺隄上西景欲入重湖晚瀕漁航乍低綠蒲倚倚泛水不寸白
鷺團團投林乍栖裕園半規隱出隄下攬符金覆軍之所綜謝韓
苦戰之策休養千載喬木蔚蒼蒼名高義俛翼息跡炊煙穿爐直
上畦際橫風無力猶送鐸響以是登陟間遠婆娑景光與時爲降
細廣鳥窺而許公來開封河流告晏亦復小拓堂與雜植被石拱
蘭成半弓之隙奇梓澤當年之興長夕曳手賓朋樣坐平臺屬椽
皆成椰杖大梁羈客時有高李端居多暇水懷清風適張裕園之
圖迹臥遊之轍詞采枿披嚴壑鏡秀節韻疎逸金塘澗雲悅社之

波若騰邗溝之柳欵起病鶴三兩側翅礙路飛登十尋緣亭俯瞰
歸颿掠瀾清泉沁花萬策籠豪端品類驅靈府豈非裕匡之物會
心各得世德之美因是作歌者哉詩成凡七首集者五人奉新許
公宜春歐陽禹長汀黎承忠義州李葆恂及可發也

東園秋眺詞詩序

吾夫子奉新許公撫廣州者五月政成人和百物熙熙吏民沐馴
習之風感景物之粹窮紆詭之境恣陵緬之樂將以九月九日登
白雲山而山自城東北隱嶙西趨起爲圓嶂嘉樹蒙密袤垣曲縹
負巖上下灑雨紺碧者曰越秀峰公治適當其少南而東園之阜
與山相望也時則佛桑花瘦枕椰葉飛薄寒中衣初日照檻公亦
夙誠賓從遊乎東園隘巷左旋少長互出虛廊中闕嘗笑指禽當
路格格之石故敲屐聲百年陰陰之牆半上苔緣圃拓漸擴蕪采
益平荒畦百弓任偃三兩之犢廢亭一角忽穿斷續之蝨小闌不
周補以綠莎老榕僵立時礙遊扇有堂隆然北俯方沼羣鳥憩息

之所而談讌之紛集也。蝙蝠驚鼠隔疏綺而塵動，小魚聞語障萍花而窺人涉園。既周側趺，凌阜橫簾，寫袖不知野草之名，攀條若絲，轉出坡樹之上。天宇澄曠，風雲霽澈，北望巖岫，淒然傷懷。蕭蕭尉佗之臺，歌舞已歇，冥冥呼鷺之道，警蹕不再。艾塘空蕩，翁仲之石，跌何在仲翔故宅，佛庭之鵠，冀一升是皆乘時奮雄，席捲嶺表，中原板蕩，則北向而爭利，聖王御宇，則稽首而歸化。否亦藉典午開國之盛，恃士變，養士之懿，得以秉鉞殊俗，播宣威教，高譚易象，睥睨餘子，恆自謂懼樂終古，輝施萬世，曾不二千載而指紳先生，莫識其故宮。蓋夫牧豎得蹤，其故殿豈不痛哉！高吞漸斜，萍謁欲合，嵐氣成紫，封寺鐘而不飛，夾衫半黃，雜歸鴉而俱下。從公登阜者，亦請退乃循，故旆滿進而東，以攀於堂，晚船不鳴，鉤月上，花田素靜之夢，秋客已杳，籬間簞菊之影，歸徑尚遙，每當西風，何嘗不眷公於是。醴著鏡設，雕頌，雖進念昔，嗚古來之奧，俾有爲之國，則往復形勝，舉觴騰笑，撫流光之已速，盛會之不可再，則又追憶。

義游拊髀興歎以爲昔賢臨泚水而喟息感涼風而賓涕大丈夫
不遇於時莫不慷慨長嘯歛鬱泣下若云座客常爾便當無憂吾
於湘東有所不類生平愛嗜恆在林壑匡廬日暮此心往矣益各
形之歌詠吾當爲之倡而陳君逸山圖之他日吾歸吾奉新園林
早春泉涓竹長都故人一冊臥嘯青松之下醉招白鷗爲侶使海
南山遙不至笑人往時親故無異接席不亦可乎嗟夫可殺昔從
公開藩石城築宮河上跼雪蘭山之下望月虛溝之夕蒙犯霜霰
跋躡寒暑報國之志前後十稔公誠欲包舉六幕廓清大瀛竭孤
蹇之忠宣風政之美假遲暮之力垂金石之頌非祇寒薪以爲烈
沈玉以爲功與諸曹吏討論文簿倚撫利病而已也事會屯錯牽
策行止亦嘗哀諸翰墨發爲音聲而當時廁坐眾賢絕迹千里鳴
哀憤乎秋日以詞賦爲君子鄧公翔翮於漢水怡君振望於涇陽
黎侯發藻於清河季子抗風於北地類能因時感物卽詩見志乃
數年以來零落略盡嘉事小吏無季重之書可誦河梁獨夜僅羈

客之夢一飛雖今者流連海隅有名蔚至網穎川車杖之彥羅慎
陽澄撓之器獎叔重經議之博嘉伯智勵志之勤翁歸以文備見
奇叔庠以餅說播美皆與陪奉清晏沐浴元論而觴詠猶是時物
則非河曲後游魏文且以爲勞公獨無感於中乎鄰柝漸燄炳燭
已跋酒傾罇而未竭賓醅顏而詞饔磔磔栖鳥乍驚青嶺之過離
離星光若照投林之影忽朝忽暮何聚何散此山陰所以憂老至
秋士亦以起悲而龍山一遊不勝落帽之憾河陽別業欲成思歸
之引者也圖旣成從遊者十九人各繫以詩光緒丙申九月九日
也

送怡賚源歸涇陽序

丁亥四月旣居瞻園之西偏先可數一月至者涇陽怡先生賚源
東居中山玉樓下乍見問武進民生勤惰物產之豐瘠風俗之醇
與薄必窮其隱乃已竊以爲士大夫工酬接握手輒作溫語吧唧
勞長途疾苦若故舊十年別旣乃交誼其才之美孤掌騰笑華屋

瑟瑟欲動而先生所問者顧山此哉可殺五月歸武進葬先人再
至巳十月夜分就先生語天寒熾炭而坐酒既熟則先生飲且語
今慶陽府猶存宋時堅寨不可搖南山五郎關據巉巖爲孝義廳
門戶關失而孝義可以卷石下商州居萬嶺之窟武關扼其隘實
絡十二連城之右臂且飲指縱橫畫口幾流沫頰益赤樓外雪積
地尺無聲則又言同治開花縣駱文忠督四川石達開分銳掠南
川出境趣貴州桐梓西走仁懷復南趾敘永西北詭馳興文珙慶
符高東還陷長甯旋分犯建昌綦江烽燧相望百千里川南吏民
謹怨文忠擁符不救但檄故滇督劉靖臣防綦南何勝必蕭慶高
防敘南唐友耕防大渡河胡中和防嘉定已達開出甯遠陷入紫
打地土司嶺承恩縛以獻吏民又服文忠用兵有先見不爲賊動
時宵柝四作先生猶規陳川南奧險可扼駢戮大渡降賊狀縷縷
不欲竟戊子二月可殺再因疾歸武進凡四閱月來江甯則先生
亦自浙沂流還益爲可殺言嘉興杭州之閒土著屨不振楚民攘

臂糧粗其地睚眦拔刀起鬪呼聲十百應隱患洶洶伏肘腋而吳
淞口漲沙既濬默諸州鐵艦可乘潮駛入我礮臺形勢全失江
陰小石灣形勢得矣而北岸劉聞沙礮臺虛懸無寄敵至亦有瑕
可蹈又言杭州首特湖山佳勝耳若控帶蒼雄主客力爭以爲強
弱固江甯也先生足跡半天下所至必縱覽形勢然後徐究其民
生物產風俗以觀此邦之治亂而綜覈之於古其爲志曷嘗須臾
忘經世哉今忽怏怏歸溼陽夫豈有所激轉而慕灌園治產之樂
哉先生則曰不然吾仍將出關東走漳沁浮長淮絕江登北固之
顛南探邵尉望太湖七十二峰更西策匡廬泛彭蠡蓋沂漢沔入
丹水叩荆紫關而歸尚南他日能待我於瞻園更與子言遊乎嗚
呼先生負經世懷已非走燕西摩晉蜀之險東下洛南人吳越髮
鬢欲自歸而再用必以其所得施之於世而尚斷斷與可殺言
遊也

放生月會改振鄞州決口萬民序

傳曰魚禁鯤鮪然漁人之竭澤也鯤鮪數罟之戕物之生者有甚於此哉月鳩金取鯤鮪舍之澤中亦曰遂魚之生已耳今河南沁黃交決盪豬開歸陳三府屬委流南浸徽之穎壽 朝廷一再發戶部帑截江浙冬漕籌振各行省大吏亦懇懇勸輸於諸饒商非以急吾民之生哉民之生孰重於鯤鮪之生 朝廷與疆吏爲其太者難者而吾曹就夫力之所能者及已成者而稍變易之則以取鯤鮪之金月輸之河南之民夫豈可已已也行乎力之所能而已河南民之以此得生不謀也

王少白大學中庸講語記略序

代許奉新

振禱之奉命巡河北也前彰懷衛道陳公右銘故於武涉置致用精舍肄業生額二十冀各以其力汜濫羣籍致諸實用振禱下車求主講席者得少白王先生先生用世才深博無涯涘河北有興革振禱咨先生後行或取成先生則先生排眾議焦神疲思以趨事會犯險不顧期必效果效則眾復額手慶惟先生德督學廖公

巡撫鹿公先後聞先生名於朝奉旨以拔貢賞加內閣中書銜補獲嘉縣教諭獲嘉去武涉不百里辭教諭不獲則往來獲嘉武涉其它郡縣聞風至聽講者十百計額既溢至贏糧自給不樂去晨執經請業夕發問難響應益捷辨詰益蠶起先生亦益研心志爲大學中庸講語記略大情歸明德然後能新民明道然後能行道二語以示致用所原本夫當咸同開中原多故士懷抱一材執輒奔馳求用當世當世或亦取用先生用世學得要領顧伏處閭巷間聲稱嘿嘿不一問何其志之尚歟振禕從先生河北凡四年與言民生疾苦庶孽則愀然起規所以劑其生者指畫動百千言皆可行之皆效然油然而無德色至諷以用世則蹇然去然後知先生之志之尚而用世之學之益不輕試也然從精舍遊者他日或卽先生之論緒施之當世見之實事以傳之於不朽則仍先生未竟之用之爲發舒其光業也而振禕於是益歎陳公之置精舍爲誠能致用而吾先生之訓迪夫從遊者其收用益爲無窮

也

李葆齋詩集序

代許奉新

水自楚之桂陽州孤山入吾江右益東經上猶北二十五里之大
猶山曰猶水挾山執南注嵐嶂平拱若環揖中益嶽崎嶇出天際
而水爲山束湍激不可制下會於豫章水口始曰贛而吾李先生
葆齋以詩名其閒道光朝先生官翰林承平日久四方晏兵革都
中士大夫習歌詠方掄揚休美競爲和平樂易之旨而先生意獨
激楚不自得慨民生之不古若吏治之敝禍變之已萌芽而不可
公言之則發之於詩酣嬉淋漓憤時嫉俗而不顧振禱年入少凡
自都下歸者獨喜聞言先生詩既先生擢御史視學河南以親老
歸上猶廣西金田賊果踰嶺東浮湘出沒騎田大庾二嶠聞南贛
無甯宇先生出提潮勇擊賊大小數十戰賊駭遁弗言功功卒不
及則東下佐曾文正募金革之後物舊凋故期功之戚先後同盡
塊然子立仰天寒噤無語益爲詩自抒寫而仍起御史還官京師

遷給事中振禱時則亦官翰林從先生遊六年得覩所以爲詩紆
迴憂悒盤礴而不輕發則盪林木揚沙石摧山壑谷叱吸叫讓
調調刁刁而不止豈非胸有所結噫氣闕塞久於其內而爲是風
之怒號也哉然是風也起青蘋之末翔翔激水之上徜徉桂椒之
閒將獵蕙草維秦衡以北上玉堂非若掘堞襲門尋常一竄一穴
之于喁而已其所託汪洋無範憂世之心積而惡可已也先生尋
出覲察湖北一不合再棄歸上猶益放於爲語振禱方自河北累
遷來江南先生急挾一僕走二千里鼓世東下殘垂垂白淋瀝痛
飲龍舂非所屈然終不亡髮世而振禱亦忽忽老矣凡雷十日先
生歸敘詩以貽之他日者登大猶之山平立月巖之顛西南攬飛
鳳諸峰俯瞰猶水幅巾芒屨嘯歌俳徊不輟於其地者非先生也
耶

龍吟琴十三經地名韻編今釋序

代許春

松琴以己丑冬來江甯振禱初讀松琴槐廬集詩以拔有奇氣如

唐之孟東野夫東野雖以詩顯然爲人伉爽負大志晚參鄭公興
元軍將有所發舒而松琴鬱鬱以農部老卽昌於詩而才之磊砢
不足盡之也松琴足跡半天下所過輒稽城邑命名之始證之以
經凡成十三經地名韻編今釋高羸三寸夫經地名莫夥於尚書
爾雅詩春秋經三傳昔胡氏禹貢錐指焦氏禹貢鄭注釋錢氏爾
雅釋地補注焦氏毛詩地理釋徐氏春秋地理考略江氏春秋地
理考實數子者各極其鉤致之力上下數千年奇壯之識成一書
然皆不能爲詩松琴譚蘄以詩鳴而又於夏書雍冀荆梁揚五
州求所謂崑崙島夷黑水南海幅員之寫遠爾雅加陵卽訶陵視
粟卽涿鹿古字假借之例風詩地名多方音之訛春秋三傳各抵
悟之不同而始覈之於終古不變之山形繼尋夫日徙日遠之江
河卒以人行度求方至里數之定向固非斤斤羽翼聖經之一得
將綜覽主客要害川原包絡城堡密積遇其時大有所發舒而不
遇則亦寄之於哀吟而無可能己者也松琴既詩爲詩自娛而振

禕藩江甯且三年行忽忽以老嚮所歷皖燕齊黔秦隴吳洛諸行省車轍偶至輒信宿去無復能詢地名沿革之故於諸父老及古與今之懸絕得失之判以求諸先哲諸載籍中而松琴衷衷以釋經聞他日者有能如興元軍鄭公起東野參其軍事者歟槐廬之峭拔當不止以詩見已

李文石得湯文正公隨筆記

文章之與人相遭其適然者也開闢之地瘴腥之所集馬蹏車殺於焉交牾塵土憤起置圭壁其中穰然獨異於凡物五尺童子能覘視之然或知之者過焉而無所聞再過焉而益他顧若不相謀果何爲者也唯州湯文正公圭璧其文章者也自撫吳及典禮部工部事止爲隨筆一冊白紙寫首載蘇州治沿革之異官田稅中徵之所本次則夏水平王周泰伯吳伍大夫宋韓忠武王廟祀之正次察箭子紅蓮襪稔早白鳥日師姑稻航之異名一熟再熟之分錯綜存隱君子韓汝處士顧有孝朱鶴齡之姓氏於陽山吳江

類摭張文貞汪堯峰陳謫公明公邵戒三儼老魏蔚州先生
李靜胡又弓翁渭公張運青張曼園之論議得失以見諸行事
標興化知縣張可立廉吏之目而渾舉吳縣知縣劉滋宜興知縣
蔡司霑之名其於水利南則書白茆劉孟三河北則書高堰六減
水壩徐州南隄王家山北隄大谷山下河射陽平望德勝喜鵲仇
於溪淥洋廣洋諸湖其入領詹事則恭紀主敬殿講書之儀靈臺
郎董漢臣言事起則兩引史記荀子湯禱六事之語翰林院庫勒
納劾耿少詹事溺職則四與逸庵書諷其避位而終之以與閣臣
余國柱求退一首其潛躍以蒼決疑否復汜覈之以夢末寫宋五
子近思錄第一卷凡四十八葉置之祥符市上余過之者亦屢矣
而義州李文石自順天來不一月以百錢得之夫以文正撫吳之
廉仁立朝嶽嶽不阿之規蒙艱貞之難章奏之所不能宣國史之
所未雪私家記錄之所不載千鈞一髮以存之於此筆豈其忠誠
無所維護一聽之播棄於煨燼之所獨文石能掇之二百年後寶

其精神不使苟焉以歿夫豈適然者也余於江甯識文正族孫發桂恂謹善讀書乙酉舉於鄉後之人未始不能世其先業而此隨筆胡爲而置之祥符市上也或曰林鳳祥之北竄睢州危文正之裔挾以來祥符或曰祥符之達者假之睢州久不歸而達者之裔亦替然歟天方欲以文正二百年待暴之孤忠望之文石其相遭也信非適然者也

上元欽天山北極閣記

自鍾山而西而龍廣而覆舟以盡於故臺城自石城山而北而馬鞍四望盧龍而直瀆大壯幕府以南盡於明湖中則爲欽天山齊梁間名雞籠前明置觀象臺始更今名臺左右列十廟北極閣其一石磴偕三百級累而上室廡縱橫囑數十里瓦鱗粉黝相錯燦樹則近出足下若齊其湖流背窪如月水漲則亦熒然如鏡土人呼高廟卽此咸豐癸丑之變閣湮然矣光緒戊子奉新許公蒞江甯之二載度山程材規觀象臺舊址爲閣閣左立十廟稍出入

明祀典右祀陶通明先生閣後曰曠觀亭亭出霞表左樓曰望湖
右曰涵虛閣前東西樓倚角相應曰閩風齊雲四樓仍齊梁聞名
也十廟更東隙地構室三曰天池小艇其東南隅俯雞鳴寺爲亭
曰橫翠規既定授之候補知縣姚德鈞董其役凡七閱月閣之役
歲余乃得以其暇登山之顛與閣之巔然獨絕見夫鍾山石城兩
翼之峰者岫者絡繹而障者湖之渟者波者廬樹之高復下者互
聳競秀晴雨異態盤礴而蒼雄卓然名都晉人過江以來君臣據
形勢之地不思恢拓故業日以增崇臺苑爲佚樂治城華林園之
隙幾於咫尺陂榭蒙宗巨猾眈眈伺肘腋至代有革命而不悟其
歌舞妖冶都赫亭觀誅蕩曾不數傳皆淪爲邱墟卽前明觀象臺
且零落殆盡而陶通明之請句曲與十廟之光烈垂千百餘年雖
五尺童子猶知道其故居豈非侈遊觀者境易止而惟功業之係
於人心爲能久存哉後之登斯閣者羣焉而觴詠于于然而幸
毋徒侈遊觀之末其亦念承平未久土木之舉廢興之相尋與休

息之不可長保也夫幸當承平復遊觀之舊以與都人士同其休
息則固有斯土者之責也

經上元明故宮記

浮雪暮合瞻園益寒蟋脊不怡尺素忽至端木叔季招游城東戒
期凌晨撲燈即想簪雀偶噪輒爲顛裳北壁之罍猶闕前奴西沈
之星已懸譙鼓強聒陳子中藝若歇隔幕微髮和以履聲疏樞乍
旋曠曆未製曲袂承暍揉之始揚相與振衣宛過虛廊厲焱銛尤
洞出林隙微曠隱鴟光曜亭表對曠登寂彫閣無禁奮趺徂北堅
冰積衝氣陰割肌鼻側欲墮屏息稍展內橋更西遂登數椽纖埃
不流釧砌四市繞檻逾亞然汲以竹鼎沸若蚓首橋端木時亦踵
至幅巾既叢談辭如雲遠樹漸開蕭索無霧漉塗流硯積汚沒照
租驢四頭累蚌千裏酒白盈斗雞甘似益懸之黔尾揚鞭轉東市
聲已頽半道撥蔬炊煙不橫孤上檣竹駢巖漸迴鱗原蹙拓鋪草
縣絡其陰插天積版密密酒洩奇嶂朝暎相激華奪銀海長風一

鳴迅攫杳嗽瞠目延視若忘跨蹇逕或夷險山爲低昂肩敬欲傾
紆轡始進迂約五里西安之門崇閣中閱境垣外糾枯籐不青杪
直垂地野籐無葉枝猶顛煙洛陽北門過者下車西安銅駝對之
增歎舍騎而步足虛響禽泠泠一曲昔爲御溝導原青溪泛澗見
底上駕隳石道梁互危紅葉之流已非唐宮碧紗之浣時有越女
中溪而北新祠孤蹲飛甍雲堊以金碧繚宇耀日綠之粲流動
鏡池西中有人語洞戶以入嚴颯忽迴蒼井不圓倒植碎礫抗殿
皆幌儼燭神魄負陽騰栗鐵謚忠定左景忠壯右練忠肅更東爲
寢影塵幽扇層檀縷張奉方忠文靖難之來遜國之初金川霧昏
鬼門波飛宿勳迴戈新列倒版悸魂輸款接踵回響而四公者亮
薄九字貞輝三精斷脰膊支灼體裂胸屠腸縈墀糜骨暴闕蔓及
十族死不一悔何其毅哉纜廡益東莓平漸黃曠曠金烏輪慘不
晶有亭翼然矗級之北高峯饗表豐碑中立碑陰氣肅難可逼視
挺石凡四屬虬森蟠飲血及寸暈虹外溢萋宏之腑久作碧色淳

子之頸歎飛赤祥廷址於明殿西而下天台新淦正命之所每遇
霖雨殷縷欲濺負壁硃丹忱如新湘陰左侯築室其地西提桂
棟陽馬門夏東攢芝栢陰蚪曼空寢忠之典曠代斯渥循祠更非
編墟轉峻柏梁已燼夷爲摧巢蘭宮轉摧高積馬糞老鴉時磔聲
出淮木村叟抱甕一來菜畦鐘簾不存歌舞何在歸然一角屋瓦
東跛故國水巷貫爲靈光竄無居人牆壞似臺西北於石稠似峭
嶺白雲梧蹠馬后之臺簾沈水晶髮啼不梳肩印花香屢致無韻
弔古之戚於斯爲極王師南牧當明乙酉廟貌不改別館未頽營
幽驍鋒遶藩潢旆星布崇榭雲屬華觀承平旣久加搆彌輝終北
窟寇胥淪荒邱青燐夜行蒼狐豈嘯極目所望淮餘圓環彼離黍
稷同符殷周可勝痛耶是役之經以半山寺陵緬未竟村陀遺北
漸窪易蹶發御當午梵鐘遠來出後安門塗雪益深伺俛瞻游更
俟他日

遊半山寺記

半山寺者宋王荆公罷相家居之園在朝陽門左既自後安門出當折東始達寺許乃徑歧四迳益崎蹇北嚮路狹似綫涼溇不流旁襟短垣疏遠逾綠叢樹之杪微露古剝樹盡屋見則名香林楮牆繚雲磬響時越老衲看日客呼不膺永嘉之遊屐齒已迷陰陵之途陷淖復左卻步旁際喜來登音導以東趨尋窪復還松陰意霏時崑城半冽泉右帶徐窮水源觸石派分數尺卽合人影橫矚不見衣綉縈前益窄左圍寺門晴雀數聲愕人入檐野羊一頭凝路作嘯齋魚懸寂誦室竄窳佛鶴點糞維衛浮沈昔時齊梁宗法林遠頭陀雉草天女散花樓觀洪紛四百八十丹陽一郡幾成梵林印度既衰教亦漸微今之存者十不逮一禪慧攸託無復高軌層臺累駕麗亦靳之表廊左旋別有娟室對宇蕭曼中明珠除短碑糾蹙黝入廡壁更後狹巷新構三楹濟陽使君旣爲崇基同秦香城舊本理署重趼少憩遐矚復舉東出寺後崇巖接眉因山而城市寺三面銅溝背寺其上重溼燕雀一湖水自麓灌沿東以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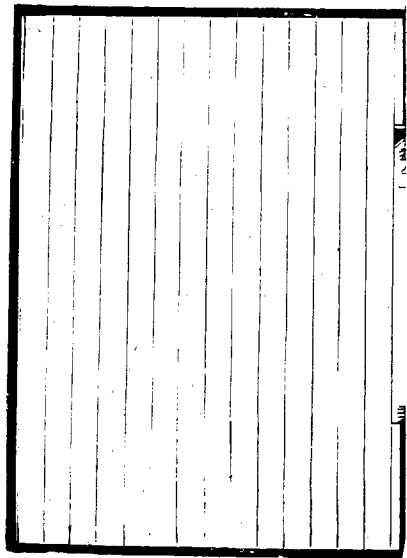
當寺西曲池入御溝下達桃葉淺瀨不斷齧廢有韻壅土作渡寬
不盈尺磴道凍折鳥盤無痕樹根入雲獐附嶽上平眺忽曠卽謝
公墩棋枰已荒誰爲康樂洛生何詠此猶東山安化之亭將同原
煙都護之竭方炙嶂顛百年所闕已成陳迹況在典午過江流風
介甫爭之當非達觀尤而效焉甚有今日名香身網長爲所縞至
如縛爾良足浩歎墩之所臨羣象皆卑峨城敷陰更出墩表鼓屐
蹂進泥黃易膠斜陀迂登蘭碧不蹴甫立平堞風倚似墜倒臥城
闕駭蝕有紋背枕蔣山粉墨剝斑下則紫霞洞流寒泉孝陵赭垣
吳墓佳氣峰回沙鬱精固霧暄左望甌壘卽明故宮虛無人煙蔓
草爲繁朝陽之門丕麗厥中雙闕似浮雄麓以東石襟赫町覆舟
形似卮極新閣雞鳴古埭紺宇嵒嶙攢樹莽嚼若絕若續若連
德而則益岫翠微一亭深隱煙際萬家中橫池南諸岡聚寶之閣
機廠四突茗茗壘躡一邱之高方址之細陽夏爲墅臨川爲而時
代贈異風景亦殊今之來遊已非首覽後有作者曷與論古延位

未已虞淵景徂狂驚而南壓墩趨注勢若丸走逼溪始止寒裊以
涉鑪火正然芳膠漸溫傾作碧色雜坐豪啖飢腸反鳴益雞將殫
山藪續進木蘭一飯鐘異後至香積數里厨方熟炊諧語再騰庭
暑欲淡醅頰出寺跨蹇益昂歸鞭緣城故轍之東壞雲轉赫遠上
野燒倦鳥投宿嚶投枯楸崇墉外經明東安門規前正陽石郭偉
峙雉隅轍轍猶隸叢竊通門眇眇乃遵廣塗

聖清龍飛分旗駐吳熿於粵氛復拾煨燼俾還防所生聚稽候然
其元氣一創不振大廈譎詭忽閒樨離長干屬延半成荆塹員池
一角少女駢至風裳縱萃柔媵承舄雲鬢靚飾媿嬈嫉波閔氏之
山豔移江南文姬之駝妝習塞北暝色漸合振策稍驟黃埃運市
惟麟關車紅鐙出簷一閃橋河秦淮小水益邈而西丁簾桁稀喚
渡楫瘖子野山陽已無笛聲獻之雪舟未免興盡隘巷下蹇返顧
各杳瞻園夕歸夢遊如日光緒丁亥季冬二十一日同役者凡四
人江甯端木藩叔蕃潤季重陳光宇御三也

劉保真太史遺集卷上

初八上



劉葆真太史遺藁卷下

書汪子饒詩存後

書葉松石煮藥漫鈔錄

書馮恩江所藏曾文正公辛未兩江察吏疏稿後

書王毀夫秋銜課詩圖後記後

書徐受之佳處茆庵圖後

立婦主別廟奉祀議

重修延陵季子祠議

記毘陵驛馬

夏維新傳

僕五人傳

書姚三保事

跋王可莊皮藏何湘鄉手書後

跋益陽明文忠公遺墨後

代許本新

史氏家藏左文襄公手札書後

讀道光壬寅武進陽湖合志

讀光緒己卯武進陽湖合志

讀志餘

跋田熾庭吳游詩草代許奉新

袁簡齋先生像贊并序

十廟名臣贊并序代許奉新

魏柳南墓表代許奉新

祭張獻山夫子文

公祭潘悅畊太夫子文

祭許奉新師文

公祭楊德周文

公祭周載驅夫子文

祭湘鄉曾忠襄公文代許奉新

祭錢塘張勤果公文

代許奉新

祭錢塘張勤果公文

代陶鏡生

祭憚丈晚香文

代權大令竹坡等

祭王統齋文

代朱筱梅

書汪子饒詩存後

甲申三月汪子饒以羸卒子饒幼能詩年二十一自山東歸途與
偶語輒引去顧篤與憚仲清遊仲清爲人磊砢有大節勇蹈義而
意多悟不伸子饒思有以勞仲清且勞且泣下與仲清叔弟某泣
對而三而季弟文則習與論詩子饒少孤從祖菽民先生字之爲
詩多哀音仲清負大志謂詩得之和不敦厚者正也其次莫如揚
厲蹕發而揆之若易暴之人以求取容毋益其幽愁深思也子饒
思自斃其哀音卒難之而以己卯舉於鄉仲清試己卯不合居鬱
鬱然張其表故爲懼呼以娛子饒子饒北渡營海登太行山俗而
東歸則仲清死子饒益紆軫無所託爲詩益哀癸未七月子阿能

殤而子饒羸疾作矣子年二十而識子饒二十九而子饒居城東
子鄰與之知知不踰年而子饒卒十年之間忽忽變遷可哀爲何
如也顧飄奮如仲清者陽氣旋轉宜其萌蘇無已而不易晝而精
氣卒先以鑠亡況子饒固幽愁深思者哉子饒卒叔萊季文哀之
如喪仲清余不及見仲清而讀子饒之詩哀仲清而愈哀子饒也
書粟松石煮藥漫鈔錄

日本於我 朝爲同文國其島地雖偏海然其政府多魁桀鷲遠
之士喜操切既夷琉球爲縣則又思撻朝鮮以爲樂而其民猶多
詩人往往歌吟於嵯巖深谷中不悅歐默人操切之習余於丁亥
應布政許公召來江寧揖嘉興葉君松石於平政堂之東偏蒼奇
有遠致松石固嘗一渡遼海側躡長嶠橫肱大板趾神戶北極橫
濱而爲日本語言師諳其國之趣尚銳意繕開闢然島爲太平洋
所束不能北取使鹿使犬之地以壯其輔則將轉而西而南以恣
其所圖而窮數島之力不足以濟之久且益疲而轉無以自立則

其民之歌吟於崐巖深谷中者夫豈無深意而爲此也松石羈日本凡成煮藥漫鈔二卷中多論詩其小野愿福原公亮者猶能感其言而思所以永之嗚呼松石固蒼奇松石之爲詩也有遠致而其論詩也亦如其人宜乎小野福原詩人之不能忘而其詩之亦能播諸海外也余將有北行讀煮藥漫鈔畢因書所聞之松石者以貽之

書馮恩江所藏曾文正公辛未兩江察吏疏稿後

今十八行省稍華夷之轂跨嶺海之奧獨據方面之重以控郡國職守之紛者莫如吾兩江自牧伯以班下逮郡守得人則朝廷端拱而豫逸蒼生蒙福而歌舞不得人則大農無以爲富黎黎無以爲德治忽之機不可不慎也然而得人常一二不得人常什伯者其故何哉雅鄭異音蘭茅異植取途旣繁流品自舛必欲分源涇渭審材良楹當道之材何所不用其埋輪向隅之戚何忍蜀詩夫瀚尉自非大試取容而已年復一年無所顧情飾詞誣說馴用

哀舉蕭亮所云賢達君子未免斯患者也曾文正公獨嚴毅不削
方正無阿自范陽還督兩江年已逾六十矣 國家以南服百戰
舊壤假公湯沐宜亦可坐鎮雅俗優游歲晏乃計吏之典厯試之
績猶必都爲一冊躬自倫鑒微功必錄一省不宥第無溢子奪
惟慎故當時有目爲軍勳餘力勞吏暮齒就就才望可以剖符嚴
置勒名危崖而終歲不擢一階亦有樸儻無文淵默篤守警警愚
忠無由聞諸鼓鐘排之閤闔者曾不數年而秉鉞中原告成江漢
皆公綜舉名實入告哲后彰輝作於上而萬民悅於下故能俞弗
熙肅朝野清明文武薪樞之材用之成康而不竭武宣邊漠之勳
垂之成哀而景鑠得人之盛誠亙古爲昭已然亦非公知人之明
謀 國之忠光於堂廉播於都邑則官無高卑仕無貴賤未必能
優謬遵軌黜陟應響憲典不撓引注無極若此也

書王弼夫秋燈課詩圖後記後

甲申之秋可毅始識弼夫先生於江陰以太恭人焦尾閣集徵詞

不果應戊子冬又識閩縣鄭蘇庵於江寧蘇庵操廉隅孤行所嚮而不可以曹響動然有所訢台則亦陶然冥思入人之深與人以不可忘而先生淵默於無形其氣也縮其嬰倪以調人也又汪洋曼衍若爲不易俯而其性則有獨至先生初官工部以乙酉十月入都蘇庵己丑自都歸江寧則告可毅曰知黃巖王弢夫乎曰知曰弢夫有秋鐙課詩圖久佚矣知之乎曰不知曰今歸之矣而先生書亦至嗚呼招世之主視吹萬各不同而皆以爲如風之過竅叫譟焉耳則所馳蓋卸佚井不可以揣得其剗獨至沈屯慰督懸心積日月之間焚和摩陽償然而不使物盡而物亦卒與彼不相闕其始不能不垂垂而仍台委之於數運而不受一誠之相感固如斯其甚哉然則蘇庵之冥思能人人之深吾先生之性之獨至皆不易爲而爲者也何獨不可勉也當先生入都過常州可毅從渡江至甘泉以先府君病作卽返戊子春先生來江寧則可毅持喪且幾三載鮮民之生俯仰於斯世者何獲而先生是圖之度諸

蘇庵若前知若不前知惟緡維昏惟昏能天夫全其天之人有所
孚也不厭反情而已矣圖故樞焦尾闕集中秋夜課讀絕句會稽
趙搗叔作也

書徐受之佳處茆庵圖後

右佳處茆庵圖二一福和笙一王官澄爲元和徐受之作元和去
武進二百里武進負北江之脊亢陸陂阜池絡類丹陽然無巉巖
邃林其西南有瀾湖常瀘不流而元和則虎邱蹲其中靈巖支硎
鬱起於吳之西南若屏若笏若几案水則長蕩百瀆納笠澤之漲
下吐之泖澱中多穹壑潛渚士君子不遇者之所託足幽人食息
於焉所寄烏在其不可樂處也而受之始遊濟南余於七月來開
封受之先二年至余嘗二月北渡清口絕岫崕攀蘭山嶺東蒙之
陰右略泰安俯長清臨河東北望濟南雲氣鬱樓堞若隱若沒鈞
突之濼濟源之庭浮伏之異徘徊長埏未嘗不稱快今受之一
至濟南大府庭揖入勞疾苦詢民生之害疏浚之利舉利津河事

相屬受之去元和之始志未始不樂此得尺寸發抒意氣乃益幽
愁深思一再嚶吟而爲是圖則又何也子臨河既渡益亂運渠陟
永定隄觀順天之峨峨居庸之雄浮海而歸旋跨宿場而西平拱
中原宜若可以壯遊騁增益其所不及見高舉歎歎舞以爲樂而
獨至東望武進陂阜之細瀉湖之濱釣遊所經父老歎懣之所集
培嶁亦以爲高水止而亦流于于然而歌道然而笑嘿爾而息不
自知樂之何極況乎虎邱靈巖支硎之若踞若伏笠澤之滄葦八
百里哀爲長蕩百瀆之勝之汪洋曼衍於元和也哉受之之懷此
樂土也宜夫自非聖人其心夷其得理也明其資性也潛以粹則
不能無適不樂受之之忘此而樂彼毋亦其傲睨之聽專一之視
有時而不善神其用也然受之終能樂其樂者也予至開封凡四
月因武進鄭士敬識受之書此以歸之

立婦主別廟奉祀議

竹坡既營其惟氏家廟成將別祀祖之妃於內寢而爲之主有難

之者曰昔桐城方侍郎苞議家廟且不爲婦人作主又何居可毅
聞之曰士虞禮云女女尸女有尸可無主乎喪服小記云妻祔於
妻祖姑妾祔於妾祖姑婦祔於婦祖姑若無主何以祔乎衛次仲
宗廟主皆用栗左主長七寸左主卽妣之主婦人有主可徵也特
立廟則必與考異室周官大司樂奏夷則以享先妣曰奏夷則曰
享先妣所以別之於奏無射以享先祖也使祖妣同廟同享樂安
必異奏哉魯立閼宮祀姜嫄姜嫄廟或奉自特典然春秋書考仲
子之宮亦將謂之特典歟儀禮少牢饋食云以某妃配某氏言以
配者明他時不同室饋食而後得祭也爲婦人立主不廢婦道也
主必異室明婦道治內不以內干外也今竹坡別祀其祖之妃於
內寢而爲之主他日者親率其子若孫曾從事於祖廟而妣廟則
其配率若子之婦執殽而奔走於宗室牖下勉修夙夜祁祁之容
以交治其內事不亦可乎方侍郎苞議不爲婦人作主蓋欲遏陰
道使不疑於陽固履霜堅冰之深心而究亦何可盡廢也難者未

有以再因卽書之以聞竹坡

重修延陵季子祠議

陽湖中石廂吳季子祠擴修於道光之十七年咸豐庚申兵火蓋盡矣自同治甲子城復更二十有四年昔之盡於兵火者曾無不營之哉之規復之獨於季子祠無聞焉季子於吾常肯食采地委闢葬奠以與此數千百年之民之生與斯文之興也而邦人士崇德報功焉後之可乎方今歐西之教盛行從殊俗者且僭走奉所祀光景動秦陳寶精靈起滅槩胡俗甯不亦失之詭而邦人士井忘夫崇德報功之宜先者毋甯夫詭奉殊俗之祀猶知有所不忘也則益亦營之哉之規復之無爲詭於正者所開口其可哉祠地故甚宏鳩工庀財自稍集其貲始

記毘陵驛馬

客有以善相馬者言予曰毘陵驛之當孔道也羽檄急則雲陽馬山南止三百里吾驛樞其中躡躡蹀躞兼程連交勦晝夜不絕驛

置馬故無弗良也江陰金逸亭部卒善畜馬過武進貨之驛者一帖耳曳尾足塗泥浸下矣而曰是嘗陷於賊沈於淵摧於鋒刃者固百戰餘也而廢故所畜者鬪筋豎面雄健出馬上而馬又不任施羈勒蹠齧乘者與踣而時或風厲霜肅林木瑟瑟下則又仰首鳴嗚嘶足奮躑地絕轡騰躍忽若鷹隼追弗得而他馬則馴伏慙下方是時善相馬者等定他馬此下之而廢卒以馬弗良益益他馬芻他馬益壯益善走而馬亦益老江陰金逸亭者從李勇毅百戰斬黃潛太舒桐間折西規德安隨州北解南陽圍復東下統防休甯軍畜名馬多能絕塵馳戰輒陷陳奔突矛彈望景不可見若客言馬固甚凡也則又曰馬既老部卒以他事再至見馬曰是儻至此耶昔陷於賊沈於淵摧於鋒刃而卒以自全復卒以儻毋甯其死於賊淵鋒刃猶有令名焉而顧鬱鬱久居此耶馬似聞言悲卒去不食死廢卒剖馬革則腹脇隱旋作龍鱗文驚報相馬者至大言曰予固言馬之良也而驚視以死埋馬於驛之陰子聞之

悲而記其語客亦去

夏維新傳

順治乙酉六月朔江陰之奉故明城守也倡之者諸生許用德而崇禎癸卯舉人夏維新爲和江陰於故明猶瘠邑然維新令下則維新從許用德髭髮張激疲癯登陴奉閭典史入城守雖旄倪復不詘抗我嘉定勝軍八十一日何其壯也城破許用德戕問典史夜受斫而維新先自勿死維新字燦焉一字彩邦

武進劉可毅曰當許用德懸明高皇帝象明倫堂時沿江列郡多不守而維新以舉人且拜且泣其後夫豈不知江陰軍之必不能不燔而顧樂而就此也嘗維新者且曰維新主饒裔不發城以陷嗚呼樂死矣尚區區餉乎之裔哉固未知維新之志者也

僕五人傳

維新既死幼子需先以僕徐秀潰圍出依無錫石幢葉氏城事大定秀奉需返覓屍不得需泣秀亦泣三日夜目盡赤僅以衣冠殮

維新故有僕五從需出四人者仍緣城入從維新守陣死而秀以卒從需免四人者逸其氏名僅徐秀夏氏能言之

武進劉可毅曰慕義之殷雖與臺亦若此乎哉然明白甲申國亡大臣忸怩受爵新朝未聞其僕有抗義就死者也四人者可以不死矣而復從維新圍城中蹈鋒刃赴湯火不顧忠白暴天地膏頭血殉故主而不悔義庸足多者非維新有以動之於先而能然乎語曰死難易存孤難徐秀爲其難亦可以風矣

書姚三保事

姚三保故江甯伎以色名洞庭葉芝屏過江甯其所善繩三保美雨之屏飲且醉夜往見三保雨右至右袂障左則障左袂淋漓項脊皆溼足踐泥濺濺有聲逕登三保牀三保自他歸燭之痘癩連脊積如錢自咽以上酒聲閣閣暴溢曠目曰此何所曰余姚三保也芝屏亟起持三保視曰嘻當是時三保名聞青溪間饒財者爭先欲見不得獨喜與芝屏居芝屏伯兄仕河南號嚴正三保欲歸

芝屏伯兄堅不欲曰吾家世無此涼德則強芝屏遊西安凡二年假他事至江甯老嫗穢一子出曰嘻母死六日矣先是芝屏遊西安有以白金三千媒三保者事急曰子一弱女子芝屏夜冒雨過不以爲襄義不可忘呱呱者或得生命也投之姬仰藥死武進劉可毅曰余聞之裝賜秋曰吳城伎錢愛雲者故善南昌路震孫或言震孫死愛雲蚤起馳十里出順化門外哭震孫播問卒勿死嗚呼士爲知己者死愛雲者可以不死而必與三保同以死見嗚呼果輕於世之所謂士者哉

跋王可莊皮絨阿湘鄉手書後

代許奉新

右曾文正師書十八葉宮保師書六葉附羅壯節公書五葉閩縣王文勤公孫可莊修撰都爲一冊戊子九月典試來江南以示振禱嗚呼軍興以來文正師提空名督湘人轉戰懷沔昌蕪防仇則仰粟鄰省既閉不糶且詢等所部將士爲樂賊至則擊援又如水火亟而文勤公獨轉餉三四千里外躡帆繩繩不絕文正師以我

去江右則又濟宮保師吉安圍軍是豈蜀之力果有餘裕哉賊不亟撲滅則久且燎及完善之地益橫溢不可制而當時閉關自雄諸鄰省顧嘗警文正師喁喁處堂相處爲得計抑獨何哉振禕一從宮保師吉安軍文正師再起援浙次河口折由建昌入閩振禕以病羈弋陽不能進今讀往復文勤公各書猶想見昔年從侍戎馬閒也

跋益陽胡文忠公遺墨後

代許奉新

蜀據長江之顛承平則鹽杭漆栝泛夔巫而下充斥武漢引旣幾半天下有事則武漢或坐困軍實餉糈仰給於蜀蜀得人武漢雖數被兵可坐兩川而收楚也咸豐初元之際漢陽賊凡四陷武昌三陷最後益陽胡文忠統湘軍轉戰江南北賊陷虛入我軍此振則彼挫前者潰後者張空拳進鄰省協餉不時至但仰鎡貨上流而蜀督王文勤公則悉括羨餘哺下游軍方舟汎魚復坡鼓隆隆起怪崖不絕邪許聲雜和十百里武漢飢軍卒以濟乃展轉拓地

由蘄黃入太潛規懷桐再摩旌集賢關然則蜀果得人而文忠始
得以全力謀皖者保楚置哉抑文忠治軍重求將才當是時黔匪
旋撲旋起總兵將玉龍困鎮遠文忠力言蜀扼黔形勝可倚玉龍
固蜀顧終文勤公督蜀日外窮轉輸內則籌守禦士民饒樂無賊
警賊亦無闖入者可知兩公禦賊境外之意同有以窺於微也
史氏家藏左文襄公手札書後

海昌陳子莊喜言兵而於規復甬東兵事則尤詳每言吾邑史公
事左文襄侯知無不言文襄鑒公誠然不能不稍稍志公慮可發
獨以爲公之備兵甯紹台也竇文襄請於朝且必以爲汲黯懸
可任大事何恚之有及讀文襄致公書而不能無疑也文襄之授
公甬東也日浙中餉源全在甬波海口是專責以治餉事耳時浮
逐甫復課威坪之禁入不足則攻龍湯防蘭援嶺四軍將仰哺而
東甬東更歸規紹軍則餉益分益薄而四軍者將以饑潰故文襄
再力戒公踰曹江而西縮地自固專意儲芻艾資四軍四軍者飽

騰足恃得專意嶺防戡金嚴然後以餘力規紹郡且兵法使甬軍先復紹郡是褻賊於中而促之急湘軍闕於形勢亦不便故書中譏淮軍之趾嘉興海鹽乍浦爲越界立功夫淮軍不得嘉興則蘇州之東面不固猶文襄之必顧嶺防爲平越後路然猶曰蘇軍越界也若紹興者爲公兼轄地攻紹須軍防曹江不須軍乎防曹江則甬東無日不危進攻則甬東可冀一日安然則規紹之軍能已乎文襄顧嶺防顧蘭溪顧龍湯軍先其大者公之規紹其小者要之皆忠於國也曾文正爭九江稅濟圍金陵師籌其大者沈文肅畱以衛江西亦急其所當急者皆忠於國也兩相若也而公旣復紹興文襄必奏言浙事之轉以金華爲一大關鍵金華未復以前甯波各軍力攻紹興未能猝拔迨十三日拔金華二十三日復諸暨二十六日紹興卽隨之而下一若紹興之復仍非魏質齋之兵力不及此然當時曹江東西戰壘尚在海西曉將華爾那斯勒伯勒東達耳地福先後濺血猶楮前甬東張道斗門二百四人

瘡痍未復三江城烽火十晝夜不息亦得謂金華兵力能全此乎故越糜而公以一履跋甬東籌餉籌戰事跋蹇無以自給越平而公引疾去不肯一日畱宜乎陳子莊之惜公憇哉然文襄書中一再言急謀自強必畏敬之心生而欺侮之端泯又曰言忠信行篤敬又曰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又曰馭邊之道必慎其發端又曰沿海各郡長久之計非仿製輪舟不可始有所費而終必享其利始有所難而終必有所獲茲數言者若逆知數十年後外交之廢弛必至此而文襄不憚苦口戒之嗚呼誠老臣謀國之忠哉中興諸名臣吾於益陽服其公忠吾於湘鄉服其安毅吾於花縣服其堅確吾於文襄則服其規畫閔遠四名臣者皆樹地經天光並日月而自守則又甚廉仙屏師力言文襄不愛一錢今觀書中發衢州殺種助固本京餉而益信也利慾熏於外妻子室家傾頓於內欲其發并意氣以死禦外侮也難哉文襄督兩江閱兵常州可毅於小南門道旁觀之傳儀容張鬚眉呶口聲如

巨寔而惜未及以後進禮謁史公子交公孫期存新銘久此數舊
爲新銘所藏新銘尤貧然則名臣之無不貧也固如是哉文襄謀
浙事之萬全而公謀甯紹兩郡之萬全兩賢也皆忠於謀國者
也何難之有則亦何患之有光緒戊戌八月武進劉可毅謹書後
讀道光壬寅武進陽湖合志

郡縣志於目錄家屬地理地理之學首重形勢故繪圖圖必計里
開方次究沿革沿革必用表計里開方以子午弦綫爲準沿革有
表則條分而縷晰今光緒己卯武進陽湖合志繪圖無方至亦無
準中星測度諸法其沿革則刪舊表而存其略於建置之首舊志
山無圖而新志之圖山亦無方至里數則後有究形勢沿革者起
將按何圖何表爲稽覈也自射貴湖壅爲芙蓉諸圩而武進陽湖
諸水之淤成陸者眾如中右中和橋河南磨盤橋東左洗馬橋音
皆巨川今則通衢輻輳也近北連河支流之涸者又鬱而樹廬舍
矣而新志不之及無惑乎水道之日窒也武進北瀕揚子江沙洲

時漲時沒西南瀕漏湖陽湖東南瀕具區中復包絡巨浸七八而皆不量載其深廣淤潰里至則陵谷之變遷何所取證志亦安用木之目也舊志作職官表做馬班表例求文省而義賅也芟表之例而但叢記職官之與其人古今有此不文之志哉且鄉曲小儒萃激十族而居成牒系必用表不嫌其僭惡有一邑之志而引嫌廢表之目也非特職官宜表而已庚申之變抗義之士膏頸塗血駢原還谷書之不勝書不書之而又何以示至公僅存其名者概表之可也列女之無事實而當旌表之例者表之尤可也他如風俗之得失物產之豐瘠關乎民情之純駁民生之饒隱詳言之可也惡貴乎簡也舊志視己卯志麻目凡五麻卷凡六其分目不如己卯志之精整而沿革表職官表實爲不可廢卽舊志而重存之後有君子得參覽焉

光緒己卯武進陽湖合志

光緒己卯武進陽湖合志之葬也刑部郎中莊焜照實典之主獻

陽五代史文簡事賅之說武功朝邑志節晉之體爲卷三十爲目
 十有二承粵寇盪焚之後池隍室廬獻舊典籍盡焉同盡變遷於
 斯爲甚缺焉而待綴湮漏焉而待補而文顧簡於道光壬寅前志
 何哉前志當 國家隆平時耆名高義駢孳見聞得卷三十有六
 得目十有七莘莘論難飄厲以成此文吾知其必有合也後之賢
 者起而繩排其失豈不亦有所表暴而亦知前之人不憚詳且盡
 者固何如用心哉范氏良明史例以爲可詳不可簡意蓋有在也
 讀志餘

光緒武進陽湖志之成也莊師俊甫與斯役有所建白輒悟主者
 意則退而茸志餘若干卷案新舊志皆不列晷度日然武進陽湖
 度里非得曷以測景度以測極準子午弦綫爲中綫則偏東西里
 數與每節氣日出日入時數刻視京師先後分數莫由而定卽武
 進陽湖疆域亦無由成圖也抑武進陽湖額稅雖視蘇松太屬縮
 而視各行省州縣加贏湯文正公議減於前今合肥相國請蠲於

後兩得 旨俞允而吾民之生益蘇志概從而蕪之可乎哉大江以南咸豐庚申之潰壯幼繫而從賊俛首曳足無以自拔獨吾武進陽湖區區一隅抗義登陴六日斷脰膊支忤視不怯而各鄉義團樹幟殺賊者至與城復終始而新志所錄或隘吾師乃取城東天甯寺內張作樵令測日景兩圖以補志不載歷晉度日之缺復恭錄甲子減漕 恩詔二以爲吾武進陽湖民慶而又成團練紀實二卷以輔光緒志之尚未有備統列之於志餘嗚呼凡此數者而以志餘屏之將所謂志例者果安在乎哉志餘多載武進陽湖掌故謹撫其大者述之如右

跋田熾庭尺游詩草

代許奉祈

鶯飛花雜高臺暮春之天鱸細專香華亭薄寒之日翔景徂邁互異涼煥觸物因寄能無詠歌當夫齊煙不肖鄉野初薄西席之樹已去咸陽東海之桑猶鳴犢彼孤憤若訴叢祠未荒帽車載馳易毋清口茅屋三兩斜開臨水之戶焚湖八九時嗚鶯鳴之聲高郵

稍南紺宇隱隄垂楊蹲雅日午不噪芳荇啞鳴鸞柔一飛登石咽
溪老漁沁其輕襄疏磬出林枯僧會以清梵蓋露筋祠舊額今錫
名貞應者也邗溝所極則爲瓜州斷垣入江稔暈城郭之氣嚴幢
颯港寒揚矍矍之威絕流南趨舟輕於塵巖瞰靈紅海氣盪碧焦
麓短榭半篝煙嶼金山圓墻倒流沙汀中甃長衢互市諸夷飛廓
駁霞摩鵬眩而若鶩聯榻揚埃慕羶肉而狂鶩誠中外輻輳東南
險塞京口一閘運河首承坂高入雲帆出人足舟穩似星夢隨水
流常州西郊危陂始夷小橋一弓低柳兩樹落照漸下猶明清川
之舸市聲不喧遙隔深巷之堞則御史朱雪塋宅所稱白雲渡西
也更南百里古名梁谿碧煙人來夾灣聞語綠樹耨轉俱花有香
洞簫一聲鼻畫船而紗輕晴雲九峰濺飛瀑而徑滑錫山益下湖
流浸廣依依拓影吳娃之采盈掬蕭蕭菰葉野渡之舟一橫城峨
重闔塘遠十里虎邱西踣徒燿霸轍天平北拱宅爲雒都靡蕪方
柔桃李未落屢廊幽響移入蘇際芳甕餘憑澆來花根挽虞淵於

將顏拾古歡於已墜而金陵者尤據晉宋陳迹江海上游石城春
深荼肥蜨癡銅溝秋風草枯蛩咽論兵駐馬武鄉之坡往矣談元
揮塵謝公之墩歸然凡茲景光易集俛仰莊舄去越不忘據梧之
吟謝筵入山固多永嘉之作遂乃引刻商羽模範谿嵐雕搜雲煙
馳騁風露窮體物之量極言情之致天台作賦猶問金石千聲雍
門繞梁恍絳琴軫三日可謂跌宕羣履慨嘆琴尊已屬

聖主初政陳臬黔中甘霖移巖孤霞驚壑蠻花犴草江山之氣隱
助鞭絲帽影京洛之懷益開而振禱他日者或風景不殊嘯歌無
因飛翼天末言念君子千里命駕則縮地無策十日促膝則平原
寡傑孔璋已行誰續南皮之軌太沖既往獨誦吳都之篇

袁簡齋先生像贊

井序

右袁簡齋先生年入十二象江都郭舉伯題萬頃修梓手石杖
一危立竦視精采翦翦菑其脫鞬長組栖神山樊燭和漉涼之
麗胥疏林藪之下寶劍前導鼓瑟後倚土苴軒蓋躡遊王侯屯

朋之論翼激之傑迺絕垆叩關長揖抵掌任公子之輝赫能驚
澗東輪材鼓安道之間遊乃藻霞嶺鮮氣但使尊酒不空坐客
常滿虎踞一關巖石亦爲生色烏龍方塘虛夕猶足滌慮是以
天倪曠然與物爲春三河少年無此裙屐公沙門人寫彼駘蕩
者也戊子正月息景瞻園纖雲薄空策騎西郭冶城右旋傳堞
皆山緣峰東迤斜欄欲涸蝕壘多歟半俯頽砌野棠兩枝著花
如笑有隴一笠豐碑穹然下爲隨園上卽其墓小倉舊裔澆海
上之麥飯丹陽新尹表景倩之故邱山阿寂寥草堂搖落毋乃
過謝公之墩棋枰已杳邀桓伊之笛胡牀非昔洎西來開封復
觀茲象威權樣會俯仰若生畏壘細民本俎豆於杓人平原祠
寢益徘徊於曼倩敢如士龍啟期之述聊踵彥伯隴卿之頌其

詞曰

淵淵錢塘媚珠孔瑩光光叔德乃遷石城邱壘已滅風規猶明載
拜遺像儼雅上楹人言先生少無宦情嘲哂豪傑陵藉勢卿我愛

守谿惟雌不盈澤雉神王林蟻攀勅暑風之亭南唐之坳斷簣啄
燕類階穴鼯先生故園荆礫縱橫春畦不花野燒裘熒淩溪如帶
洞渫詩聲爰祝爰祀曰李東溟緬道廣廣通魁閣宇秦天光永
揚厥靈

十廟名臣贊

井序

代許奉新

欽天一山雄負城北勝國經始表壠立廟咸秩祀典中多無入
南都再燬椎豚漸瘠纘綸獨僅張夕照隄穴穿沮益啾寒颯
繚垣半破復更象寇故址盡蕩夷爲荒邱承平已紆土木之興
非復凋瘵而此廟祀同噉齧拾片礫亦靳揆諸食報豈彰府功
戊子之春適營北極閣乃於閣左立十廟以縣管祀蘭菊之薦
芭舞終古風雨之力靈旗猶歸竊惟典午渡江王氣所鍾名世
間挺東南半壁者爲巨障貫繁往哲如明采撫闕淵滋多乃綜
前問斷自管始迄於我朝凡得十人自非茂勳與夫純忠在
所不甄其餘偏安則亦從略勉存製制仍十廟之名而各繫以

辭如彥伯序懷安道抒幽云爾

金精中鑠胡颯怒陵定策過江質繫始興舉舉顧賀獨繩繩聲宏
我神慮南服之英角巾造廬士心載傾漆書煨燼石室莽荆規始
橫塾馴風誕清中原板蕩新亭涕泗共獎王室奮翊壯議組敦滅
親諸亮遜志卓哉夷吾江左以治自丞相子導峨峨荆益江之上

游桓公督西不宣壯猷建瓴夏口扼噬沌洲戮曾摧鋒默鐵伐謀
潛師五谿舉旗石頭魏武機鑿武鄉忠諷平吞中原雄負未傳毋
邱進巴桓宣圖襄獨置邾城擯爲羯疆毛人夜泣皇戈頓芒庸信
北獵陳謨允臧大司馬陶侃江表草勅皇維不振慨慨始安亂隅

播問奉表河朔浮滄勸進經國七策神謨鉤潛涸跡處仲澤雉神
困拔樊一飛輦文彰運卒夷蒙宗金行無遜姑孰壘剗歷陽波輝
雄藩觀望樓船涸沿獨舉義旗勤王而前登壇誓師亮忱昭天白
石亢草巨憝葵縣如何妖夢質我遺賢大將軍溫嶠清談冥燭雅
源浸竭軌正督世誰端其軌嚴嚴尚書繩義不越阿撓王典首難

是發風流爲微國常以幹鷲鎮逆景橫鋒大桁緣谿沸青六軍倉
黃蕩陰之血豬猶濺袞悃款眈眈從歿於王

倚中十壹

咸安龍去

新亭氛惡手板倒執朝士瞿愕從容東山坐論不作壁鏃斂芒國
祚攸託藩孽甫沮埃警殲作投鞭斷淮鳴鏑震郭治城次濇乃賭
圍棋夕幄麾軍燔秦涉淝羣從颯奮鏃矛陳披八公草木伏風若
馳大元危卵縉於縣絲勦疑貫潢出鎖願乖北望步邱姑梓愴懷

太傅謝安

人關典籍鄧侯是網休休濟陽緣圖載兩西征諸屯功

獨楸貧通道岷嶓中江尚梗於赫命帥南服敢獷峽口膊支池
走景虹梁秦淮葦及鍾嶺昔燭成都以譴吳漢啜羹不仁帝庸浩
歎東士焚香毋踵斯亂輿壁受降生靈以曼

宋羅密使曹斬王

歎歎威稜誕張絕江屯輓淵隘怒翔老鶴隄漏烏珠北颺再勝大
儀背鬼騰凭伏起熾炫駢騎鐵備臨安之都屏惟建康亦規淮陰
以局江防巨蠶撓國隱收兵柄鎡貨山積移奉南廷能料不號奸
獄復橫騎驢湖流矚眙日腹

鎮南武安節國節度使韓世忠

翰河

滂朔濠雲蔚淮儷景婉翻中山首借迅規集慶紫塵煬排雄都龍
蟠華闕虬萃夏口累縱平江載恢燕雲飄清商渾丸開溫溫不伐
征西大樹師武采入獨護諸路奮翼阻池天章絢露巍巍功坊軼
代曠遇

明右丞相徐達

開平剽鷲深入用單鼓刀渡江采石銳搏

夕阮漢軍應天衽安詔慮輕進庸副中山大採牛塘平江以屏還
遏鄱湖流燦灼殷橫行十萬霆擊無阻潭贛燿壘河洛蹙圍摩旌
幽隍渫血沁虜柳川不流委我矯虎

右丞相常遇春

藤峽水惡督

蛟怒振崩波而東乃蝨吳垌番番太傅長湘之英援旗龍亂義旅
激霆椽牂衡州血鏑洞庭山谷歆盪樓櫓縱橫武漢斬臨昌贛傳
烽倥偬匡廬擻抗懷桐渡江犁巢芮骸覘擊重恢堅城旂放戎功
宏略濟寤命將四出嶺海渠殲滇黔道柳淮蔡幟發莎疏麻謠廓
清程效休容不法忠謨貽 國淵抱鬼才吐捉白屋躡迎金臺嚴
空餘寂川暗珠來得人謂仁天下歸懷

國朝武英殿大學士曾

魏柳南墓表

代許奉新

魏君以同治十三年卒官次子仲青奉其喪歸葬邵陽既十有六年余藩江甯仲青以君行狀至徵辭表其墓余維咸豐軍興之際大湖以南魁桀乘時會颯起發舒意氣專方面殊勳炳一時而魏君從戎每晉一階獨油然而懷所以歸侍其親嗚呼是不可以不深思也君諱瀛字柳南先世自善化移居邵陽東鄉遂家焉曾祖邦適祖達橋累贈光祿大夫父敏吾以季子紀登貴封武顯將軍君其仲子有至性以優廩生初從劉武慎公破新甯賊繼人今兩江總督威毅伯曾公吉安團壘挺李雅鳳復其城賊東扼景德鎮堅巢張忠毅公久喋血不下則又贊曾公濟師大膺乘勝蹂躪梁由致諭擢知縣賀葦花翎加同知銜授上高令時曾公悉南師北渡規安慶而陳玉成跳盪斬太廬桐開首計絕我側道公奉飛檄濟側則隔汗芻輓繼繼相屬圍師志乃固以金陵大功收簡守建昌踰年改治贛上高地僻守建昌方及替又皆追賊氛去部

陽千里君西望悵悵不樂及治贛九載又以武顯公春秋高贛灘
惡舟行邊流慮有失雖贛之政無弗舉贛之民涵濡於化者馴且
深而君終戚戚先是嘉應賊巢殲鮑忠壯公奏君治憲軍餉有功
以適員留江西補用黔事急又以輸餉勞晉三品銜最後巡撫新
甯劉公故督曾文正公以君治能入告 朝廷駁駁方大用而君
竟歿於贛年四十有九子四曰伯允季韶殤三曰建巍次卽仲青
歿之夕漏二下署南城堞火數處緣起火燭如白日疑姦民滋變
稍焉哀聲大作則贛民臨城哭太守者也夫非有入人深之隱固
結不可解之忱其生可脅之以威惴惴焉景從而歿焉則乖且非
內行之修而所謂入人之深與固結不可解者亦聲之虛而無寄
而必裂者也嗚呼是可以知君矣初君母孫太夫人疾革思豕脂
道遠不及至卒及君仕見豕脂則泣然欲下曰吾不忍覩此也卒
不食余初識君於吉安圍師今來江甯又識仲青凡三十有三年
矣乃伐石紀詞舉君行誼之大者而表諸墓原以塞仲青之哀

祭張歎山夫子文

搢麟精廬北江之陰勇教權輿眷懷德音瑞安悃悃挺轡淞水黎
收躬延延我夫子羸車戾思隰荷方華高義羸糧景從吳差非疣
之謨與瓜之道哀嗶頷存紫繩遐標謂繁則窳而約其思謂措則
窒而尊吾知謂貞逾坦毋蹶幽篠謂質逾植毋布菜藻華嶽萌市
成都脩亭蘇世居正迪茲後生迴颯動健雨雪濡軌夫子曰歸祖
兩戒矣載治任從於城之南瞻望弗及吳雲阻深翹翹廷廷俶更
寒煥如何縉習肆徂遺劬流涸三泖峰頽五茸屯我時雨犁我春
風發一之歿暨陽中微矧逝夫子蒙將安歸陳思有言金石難弊
而質者名胡竟不類夢假修翩朝迎中天黃山嚶冥靈旗遊焉及
瘠而易辰曦牖下魂構眴轉誰其作者總帷蕭蕭施羽離離低側
登堂云何弗思

公祭潘悅畊太夫子文

廡楹邴邴俶徂公堂公右而前令儀睨皇勉以綴學宜亮洪業毋

撫斯華而蕪厥植繁時夫子願詔後生式訓是力胡勳爾能儕退
抗尚緼啟娑息繩乎清衷遞爲心極公昔履屯仍罹大故突黔輓
煙跣足淮路然猶抱義咫尺必信布衣然諾赴士阨困太白黑圓
橫潦爲憂笠澤波墊射貫腥流殫閭湯湯公急其難葦杭濤濤紫
饋迦岸天重鞠詘水患存臻腸齒紫藻陵谷夷榛雷震亟起從者
如雲婦怵動野倪偷霽霧簡簡公德林垌攸賴將耕景嗣洪樞茲
大而公篤勤丕貽孫弟考寶早掃墨湘鄉言圯俗虹諷地聲道雅
持正不詭公貞長者策杖負郭嶙嶙古風黃公之壘宿醴猶融喬
樾頽柯藪景匿耀如何昊天遽奪遺劭濂濂冷雷瀝瀝虛潭瞻望
故廬西城之陰耆名歛彫高義不樹憑弔杖屨涕泗橫下

祭許奉新師文

維光緒二十有五年歲次乙亥十有一月朔乙巳門下士翰林院
編修劉可教謹以明水一勺藉熊介之歸致祭於我夫子廣東巡
撫許公之靈曰丁亥二月公藩江南介瑞安書謁公石城平政堂

西瞻園發榮醴醴語微公德惜惜三載述職挺轡岱麓奉治河
命草疏刻燭子試京兆相從長轂公喟河事當以身督幕賓沈沈
夥頤濟饗歲濟水衡以歷懸甍蕭曼長隄莫峙芻芟豈繫細事不
問諸朝

天子曰都往勤厥職憑隄有貉或熏或溺毋使漏網河庶永塞時
子下第從公梁國鑿廣武石頽淇園林兩河相望昭囑岩峯河吏
更始趨公革心萬里晏然秋高霜澄叢祠分謫祀魏無忌賜子其
下禮部再試笑謂昔日鄉舉之次西風江頭胡不予贊子再拜出
承明通籍歸省樵蘇履書敦迫維時德星聚大梁壁公營紺宇宋
苑之腋俎豆二曾文正忠襄賢至飲灌倚襜連裳武岡英莢善化
光光亦有嚼園文石與將歌詠雲壑恣肆羅雨奇炙暉羊觴政出
段子適投轄通刺華廡執門生禮公喜而舞水酋兵象屢溢桑乾
橫出固安畿南閭殫詔公持節力迴鸞旆投袂渡河昏縮宵寒
公絕漳滏常山逕北予出東昌徇衛河側夜蹴虛溝堅冰交轡迎

公橋南風巖月黑略陳河患北隄逼都以南爲北固安其魚濟之曠時洩之何途公顧且休奚紓

聖謨巖巖潞郭層岡俯寺東察尾閭晦日奉使張幄寺陰北面長
跽東瞰微上甲午春始柝津言旋西躡居庸軍都萬仞夾流淙淙
瀆瀑出峽撼石景東隄庠沙壚公奏增工桑葢漸落言返河朔予
羈日下黃埃暑酷南窪地鳴東鄰旣促公寓書戒甯醉無覺窮冬
風霰夜涉滹沱長鎬櫻車盜越孔多生入梁門公執手過狂烽絳
天啟晏當歌馬關責幣都官浩隱惻惻瑞安以遊梁請公撥軍諮
手版出境相勞夷山談醮藻炳瑞安還公亦乞身六載治河露
積隱麟父老壺漿餞公莘莘公曰往矣在城之濱海南嗶啞商楫
隱展盧雉羣擲百弊蝮蝮炎區爛朗豈容渝涵欲飭吏行惟公忠
譽飛諭徵公三從燕郊寒燈虎鳴房山嶢嶢公顧而言我贊已髦
子十載從日月其滔岨岨還雲歸途店作瀕河故吏臨汶河夕予
獨呻楚臥轍蜷局公時竦峙臨風一鶴淮流入江江南草肥公乘

潮去予徒陽歸江流有聲公去何依期以首夏海南之磯章門三
月公逾梅嶺予薄粵嶠輕裾乍冷枕椰脫葉繁花謝梗公曰胡遲
待子耿耿東園秋明九日浮觴松陰落襟山翠入廊參從皆蟾公
獨徊徨少無宦情曷歸故鄉時則填溢珠香瑋珎玢麟耀日以贖
巨慙公繞屋走計闢榛蕨然急則變揚箕都內朔風吹海欲旋前
庭予不敢辭公曰子行焚焚使星爛番禺城不意契闢竟成死生
長安居難歲陰在西椰榆送郡十月出走公郵書至致慰入九漑
我廉泉遠道恐後杜門灌園國是不聞或訛言公將歸本新忽奉
公招遽子海濱旋又尼我待我章門常州滄流冬至則測始春癘
氣乃中稚弱予日膏車兩堰驚摧卒以不治葬北郭予尚屯營
睽公死問熙甫赴憂及予吳郡予乃不死死亦奚念公負國維井
城胡百囑燭昔張公坐助予人情山川毋守愆恩又言名者實之
所趨朝潛乃夷赫赫則誅今者公歿繩軒云亡儼濺吳淞開瑞安
喪老成踟逝泣下浪浪豈繫私枕竹園元良惻惻渡海南城漱土

夕則夢公豈仍踟躕欲哭芝山天各一所寒噤視天仰目胡語生
我父母畜之者公銘勳簡端納石壤中石有時泐勳則永隆孫子
維昌敬告幽宮嗚呼哀哉尚饗

公祭楊德周文

寒邛哉焱幽輔永征瑣醯趣前慟招君靈江南青春崇蘭千里被
徑汜風君嫉而喜引曹出郭雞甘蟪鮮此樂何極謂可百年如何
忽忽不長相保君捐其形敦腴與橋河汾瀾瀾齧隄作旋君昔佩
齒擊舷其間狂湍挾沙有還無捨雜以誦聲何其壯也歸蹟暨陽
頓刃不明時鼎寇警全吳胥淪南越阻寫遵海轉徙君獨知者見
微則起翩翩書記元瑜之長薨堯龍門隨王之望高幘歛脫方襦
欲謝焮烽燧所櫬芒特夜過返故墟朋舊言權執臂相勞涕胡然
蒼或當酒熱抗議當軸林禽不旌懸驥甘伏曾不轉眴索魂霧淫
載瞻絳瓊猶聞其聲傷今之交微逐里巷君矯以正矜恤愚忝高
誼者昌而亦就泯九京不作庸誰與親

公祭周載飄夫子文

嚴飆哉唐諱矣爲獻几策未遷祖輅在衢鄰春酒瘖胡適吾徒相
嚮失聲云胡設徂咸豐紀九嶷陰居未假舉於鄉頑頓名字賦糧
受牒橫崇雲會所囑夕于簡誦高義燕軌方迺其亂已無絕江之
流徙盤海剛軍劔黃泥狼鞍離離峰沙奧迴中提精盧顛詔小了
毋繡具祝而落其實甯名是晦光光元戎討檄攸賴雲條肩岫巖
泉阻旆中興平南言歸萬邦圖練囊蓋闔宇說達迺別地謁載提
捧葦北城之陽帶河之東青春崇蘭汎風破野祁祁舞雲冠首童
者捐袂遺襟逍遙容與巍然靈光夙所宗也如何昊天奪我道術
齋慙妄陰偷羅將羅助助征輅孰帶幽疇而不臨穴望風胡控東
曠之照燭於北邙神旗儼返戎朔戎翔遺瑟猶陳若弛若張魂兮
可通形往則長

祭湘鄉曾忠襄公文

代許奉新

嶽嶽將阜混混北江鎮我南服日維元戎昊天不弔胡實歟

矣湘靈恫此吳邦咸豐戊午寇燬江右瑞九撫建以次出走狂獠
援絕水東死守繫時夫子壁絡其阜晨摩巖璞購尸苦糜夕治軍
書零露砭肌願勛小子唯忍有爲旄人泣墮吉安卒夷功成不居
角巾長往記室何庸乃列懋賞蹇蹇文正振旅入嶺迴舸臨川龍
門附景抽揚小善讌語戎旃浮梁告亟促夫子前火攻困之巨寇
以擱故吏奉筆爲銘燕然歲陰在申及戌之紀懷桐渫血剗賊如
蠟屠虎烹狗大勦集是余時淪落再渡易水日月聯璧中興重光
四起督師絕江龍驤直犁周村南岡是營余甫通籍獲侍承明癸
甲之交遄返江渚投幘入揖雨花臺許飛星馳檄股雷盪堵懼棕
錯糅戰事紛伍冒暑身先克漸名城捷書夜奏甘泉語騰錫我夫
子桓圭百朋長謝兵事還湘督耕中更鄂變龍見豹隱余亦奉使
黔輿隴軫橫風吹松先壘晚晚文正之逝折翼同蹇強敵覬我伊
犁不還詔起夫子北防渝關還築宣房泛粟絳宮

天子曰嘉元老徂東東維三江元老所造軍諮乘流耕野林樾拍

手道迎奠我海隩出視河朔余官初蹈奉使無狀謬轉仕階維丙
之冬備藩江淮下車伏謁忻動等僭握臂重勞纒綬何涯疾風偕
于後者和喁夫子曰前式規其趨夫子曰已乃憩以須炎燠三周
形影與俱仲春月朔戒且過發絕沂跨岨言 親止關番番夫子
親饒於圍爾公爾忠贈言以達崇蘭范風泰山之阿 朝命忽至
改促行河西歷開封千里實多回望江甯兩都峨峨擊柝相聞雲
翻時至損益河事方陳末議如何一別音容遽墜生者吞聲死矣
何寄通侯劫剛維從子行冀從京師哭之浪浪漣漣波惡揚彭麗
亡又逝夫子唏噓摧腸人憂國事屢傾大樹邊塵伏莽慄慄胡馭
此猶公道同聲一坎况隸師恩泣下如注願假飛翼與衡山之顛陰
伺靈旗招魂東旋重生申甫來旬來宣風起翼頓搶地呼天梁園
極目重水瀟阻敘不憑棺莫不對酌中心如搏忽夢塵語刺庭躡
旄荒荒何所嗚呼哀哉尚饗

祭錢塘張勳果公文

代許本新

商飢載厲忽聞公殂甫食失箸愕立以吁國之元良豈特私圖秦
岱長河峰摧水枯甯夏氣惡花門內訌懸軍草地西障邊封余時
持節一逾隴東投縞黃埃醜酒披胸歲陰在午余巡河朔益渡而
南臬事以資芒山貫原昆陽堅壁喋血遺墟沈沙折戟騎騎桑陰
中州再平呱呱襁褓猶怖公名奉 詔東入桂林是營余亦南牧
江甯之坳巖在備嚴移公愆下海波不飛公真健者瀾瀾河患驚
帑草野惟堵惟宅沈災津灑己丑二月余度蒙山逃職北征 中
詔忽頒曰爾振禱治河孔爛承 命端備泰安之間公書適至綜
論河事曰曹以西風豫之隸東人杼空宜復故治余謝不敏公弗
予畀防河驍騎夾汶而軍歲哺東饑飽則馬騰句公汎舟輸粟立
膺胡天靳公而促之生或曰之翠海風怒拔孟夏簡師砭肌如刮
或曰灤口幾墜坎穴東望吞聲道遠胡察去冬雪飛驛車任城北
眺濟南艱途阻冰冒暑復東公去文登永不復見痛何能勝秋宵
露零蟲泣如訴願假飛夢迓公天路荒荒靈旗元雲暫駐班荆位

頂樑懷道改形質長往忠勤不磨七葉貂珥千載山阿梁郊屑澤
高唐矢誠地老天蒼悲思如何

祭錢塘張勤果公文

代陶鍾生

霧塞岱頂星寶沛南鵠鵠夜鳴商飆侵尋忽聞公徂屑涕摧心扶
桑墜景大樹雕陰光緒十二鋒車北上至余時牧膠馳渴灑治手板
齊桐風靡沙厲公溫語勞勛以吏事入告卓行移刺臨消公來治
河長隄屏營晦雨晨飢聞警輒行芟石指攜泥潦縱橫滿流挾沙
歲溢激塞公顧民困而向憂色況水衝錢已殫其力亟疏尾閘危
隄毋偏河事告晏乃騰薦章賤子何庸亦廁於行非郭監竿收吹
瘡黃公曰毋然以厲官常霜高菊映公年六十斯時成山海氛方
戢黃潤亦淳士權民集躋堂介觥冀進歌什喁喁羣慕而天弗許
苟似疽發目視無語之梁互市嵩武舊旅豈異人任莫子敢侮此
猶國事痛公遺捐矧余哀咽秋宵如年寒蚤咽嘶爲助泗漣知我
者公阨我者天聞之梁國如麻羣盜以大削平公功再造又聞西

城孤軍汜埭勒銘巖崖前勳猶照萬眾一哭淒臨秋風天目山靈
寶鍾自公玄旗夜歸錢塘潮洶敬以濁酒奠茲幽宮

祭揮文晚香文

代備大令竹坡等

歲除澍灘律維蕤賓吾宗之望乃墜厥君清酌匪腆明黍胡弊駢
季而前桐告君靈碾碾逸行君昔英跼微微國華庸敷奏記醫桑
沸波殫闕爲殃議灌雩婁潰河之防黃綬屹屹請繼以泣君也
民頽林載寒黃濁告警赭氛飄流屯摧鍾離烽延虹州懋君先庸
擢宰霍垌中星三紀茹誕嬰城臨淮奏最茂聞上計

天子曰俞予嘉乃使秩二千石贊爾相庸轉漕給軍流離之中載
典官攤炙刺禁桁湘鄉番番扶滿曠曠育獎君劬君讓不居角巾
告歸遄徂吾吳君之元季先後 王國移孝作忠子也臣職驚颯
揚塵質我嘉質哀哉郊公長慟胡垠岱峰秋蕭洪流寒沍椿柯儻
頓榆景忽莫痛君篤孝刲血猶殷和藥寢門昭我後昆又痛君賢
郁穆舊嫺遺劭竟徂隱戚失聲匪祚我眉老成之謝不弔不淑天

胡爲者丹旆汶漻羣從如豨豎茲本根神其睠之

祭王毓齋文

代朱筱梅

嗚呼毓齋乃貫其英昔處滬濱猶平生聞聞亂費多徵逐交惟
吾與君儻義之曹屣參中頽焮風歛起我歸毘陵君止松溪夢境
不適時或寤語字我之男以君之女申以昏好相期百年駘髮逐
釐于君望馬潤州岩堯江流潑潑醜酒瀕樓良自如妓李花飛飛
尺素遠招胡不假我炳燭以邀徊程單舸道出諫壁諸君道故君
忽易質乍聞噩語驚精四驚爲厚如君而亦長逝痛我之榮速失
所依蕭艾禾萎云何弗思

劉葆貞太史遺彙卷下

請 卹呈稿

翰林院侍讀學士惲毓鼎編修朱啟勳刑部主事董康等
呈爲詞臣因亂死難懇乞

奏請

賜卹以慰忠魂事竊翰林院編修劉可毅由光緒十八年第一名
貢士選授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職編修經前協辦大學士孫家

奏充大學堂教習去歲李匪滋事以該編修在大學堂當差日爲
西學欲得而甘心該編修於五月二十日因事出門遭亂民於途
繫之而去擁至通州遂無下落事後訪查知已被戕身死情形甚
慘竊思該編修植品端方學問純正平日與亂民并無仇恨祇因
其在大學堂當差之故遂致波累無辜膺茲慘禍招魂何在歸什
無從不特等之所痛傷諒亦

聖朝之所憫惻謹查去年爲亂民所戕各員皆蒙

中堂陸續上陳渥荷

皇恩特加旌卹今該編修以翰苑清班橫遭凶害論死爲國殤之說雖非臨難捐軀援歿於

王事之文實屬因公遇害重等見聞既確不敢壅於上聞爲此呈

請

中堂彙案入陳

奏請

旌卹以副

聖世褒忠之典而慰九原含恨之魂實爲德便謹呈

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

伯兄葆真家傳

劉樹屏

嗚呼吾何忍泚筆傳吾兄哉吾與兄爲同祖昆弟幼同嬉戲同入家塾同挾策以應有司之試同補博士弟子員同食廩餼同以拔萃貢成均雖釋褐有後先而同列館職所居同里巷飲食相共形影相追隨吾兩人亦自謂白首兄弟可長共相保而兄竟以昌言率禍之故橫罹其厄一瞑而萬世不視微特死事之地與瀕死之情狀不可知並遺骸不可得生平著作亦散佚殆盡嗚呼可哀也已兄名可毅原名毓麟字葆真世父遵路公子也世父爲商界偉人名重江淮閒性豪俠財隨手輒盡老人多能道之者兄少失母讀書不屑屑章句之學其於背誦了無以異人也比弱冠貫甲卒籍尤然於本朝掌故及咸同中興諸將帥之淵源派別下至術數家小說家一切纖聞瑣事一寓目卽無隻字遺忘或舉以相詰應聲輒答汪同年頌年戲謂劉大記醜而博雖謔言而實錄也其文章初好爲駢儷多奇字拗句已而大肆力於漢魏而得其雄深奧

衍之氣瑞安黃師校士江左一見灑然異之以爲劉越石陳同甫
一流人也引之坐前抵掌高論酒酣後益苦語時事不能休旋薦
入奉新許公幕奉新幕下多人才賓從往來文酒游讌無虛日兄
與李君文石尤以風流文采照一時奉新臨歿且以墓石郵京師
相屬也當常熟翁師之典壬辰春官試也得兄卷大驚歎拔之第
一人所以獎借之期許之者尤厚兄以貧故不能久旅京師仍依
奉新於豫於粵閒亦徜徉故里與二三舊雨相酬唱兄爲人慷慨
無城府遇流俗人及新進少年禮下之惟恐不當意一見王公貴
人有勢力者輒抗言莊論不屑爲軟媚之態以相迎悅坐是仕宦
連蹇不得志則益頽然自放以寄其侘傺無聊之思每朋酒高會
華燈大張哀絲豪竹震蕩耳目賓主皆嬉酣淋漓以爲此樂無極
而不知兄之黯然神傷悽然罔可告語也兄於乙酉歲殤一子繼
而嫂氏以哭子亡世父又相繼棄養其視家庭蹙蹙無生人之歡
己亥歲里居又連喪二子則大戚適京師大學堂遴聘教員壽州

相國以兄名應兄於是盡室北行庚子春拳亂甫萌芽由山左而
天津而蔓延都下兄謂此亂民非義民也不敢必有大禍五月初
堂中行謁聖禮管學許侍郎景澄至兄迎謂曰禍急矣及今斬激
十人可定遲且煩原歸寓又私謂樹屏吾恐及禍吾目中不能容
此等人也比月之望拳燄益熾已紅帕首刃人都市矣兄復於謁
聖時大言之而頓發赤氣益盛語亦益激侍郎默不敢應堂上下
役史聞者皆目兄爲二毛子二十日晨起送孥赴通州途遇拳黨
指而目之曰若非大學堂教習劉翰林乎遂擁之去樹屏聞耗知
兄決不爲拳黨屈急往通偵刺消息杳如也旋又用西法攝影於
手楮使人持赴潞河附近數百里內蹤跡之亦渺不可得嗚呼吾
兄之臨難不逃死彰彰明矣獨恨樹屏晨夕左右先事既不能勸
兄遜言以免爲亂黨所忌臨危又不能畫策以脫兄於死後并
不能覓其骸骨以返故土其爲罪狀可勝言哉兄於光緒乙酉得
拔貞己丑

恩科舉人壬辰會元選庶吉士散館授編修生於咸豐乙卯十二月卒於光緒庚子五月無子以弟之子壽熊爲嗣女三長適汪次適楊又次字臧妻張氏先卒續娶陶氏妾一人辛丑之冬由同鄉宦京師者呈掌院咨順天府彙案具奏奉

旨照例賜卹

賞給治喪銀兩乙巳冬月壽熊敬具衣冠靈柩招魂設主葬兄於丹陽甘壩橋荷塘村樹屏爰舉吾兄生平志節落落大者列之家傳俾後世子孫有可攷焉